

等將謀矯太后令攻高帝於朝堂事敗衆還
坐列燭自照仍求筆作啓爲軍主戴僧靜所
殺

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異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丘南史

荀倫初學今本作荀倫誤

與河伯牋

異苑云河內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而死兄倫字君文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水側投牋與河伯宿岸側冰開手執牋浮上倫又牋謝之○初學記不載其事異苑不載其文○異苑劉敬叔所撰荀倫疑是晉末宋初聊從初學

伏惟河伯府君君侯潛曜靈泉翱翔神渚發洪流於崑崙揚高波於砥柱包四瀆以稱王摠百川而爲主

初學記

吞道元

與吞公牋

道居在城南接水墟草木幽鬱蚊虻所藏茅茨陋宇
纔容數床積汙累燠體貌萎黃冬則兩幅之薄被心
有牽黎與敝絮撤以三股之絲緹袷以四升之麤布
狹領不掩其巨形促緣不覆其長度伸脚則足出孿
捲則脊露藝文類聚

又

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竹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

厥名曰饒腹中瘕堅大如飯指飽食終日不能作勞
借一小兒僮公吳母近因冬節暫詣其舅狗咬一脛
肉落如手攣筋徹骨跂而不愈長婢來成左目失明
動則入井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公司馬之癩行
步雖曠了無前進隱疾難明辭不盡韻小婢從成南
方之奚形如驚麀言語嚶俯聲音駭人惟堪駘雞宅
無所役遣詣阿松復被狗咋困熟如泥

初學記
賡並韵語

又

有露車一乘轅復摧折以犁轅續之左崎右嶇強弱
相負傍行斫轅

太平御覽

范氏

王錫妻錫字寡光大
係弘子位江夏內史

與王僧達書

蔡興宗歷中書監左光祿大夫幼立風槩家
行尤謹奉宗姑侍寡嫂養孤兄子有聞于世
僧達與兄錫不協錫妻范聰明婦
人也有才學與僧達書詰讓之

昔謝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
之稱

宋書

朱道珍魏

與南陽劉廓書

道珍嘗為孱陵令廓為荊州參軍每與圍碁
日夜相就局子略無暫輟道珍以宋元徽三
年六月二十六日亡至九月廓坐齋中忽見
一人以書授廓云朱孱陵書廓開書看是道

珍手跡既讀書先
信所在寢疾尋卒

毋思某聚非意致濶方有來緣想能近領述異記領渚官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一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南齊

高帝

姓蕭名道成字紹伯南蘭陵人仕宋位相國封齊王篡宋國號齊都建業在位四年廟曰

太祖

與中書令褚淵衛將軍袁粲書

太祖既平桂陽王休範遷散騎常侍中領軍南兖州刺史進爵為公增邑二千戶固讓與淵及粲書淵粲書答之太祖乃受命

下官常人志不及遠隨運推斥妄踐非涯才輕任重
夙宵冰惕近值國危含氣同奮況在下官寧吝身命



履冒鋒炭報効恒理而褒嘉之典偏見甄沐貴登端
戎秩加爵土瞻言霄衢魂神震墜下官奉上以誠率
性無矯前後忝荷未嘗固讓至若今授特深恆迫寔
以銜恩先旨義兼陵闕識蔽防萌宗戚構禍引誚歸
咎旣已覩顏乃復乘災求幸藉亂取賢斯實國家之
耻非臣子所忍也且榮不可濫寵不可昧乞蠲中候
請停增邑庶保止足輸効淮湄如使伐匈奴凱歸反
旆以此受爵不復固辭矣

褚淵表粲答太祖書

粲見前
淵見後

來告穎亮敬挹無已謙貶居心深承非飾此誠此旨

久著言外況復造席舒衿迂翰緒意推情顧已信足
書紳但今之所宜商推必以輕重相推世惟多難事
屬雕弊四維恆擾邊氓未安國家費廣府藏須備北
狄侵邊憂虞交切寓內含識尚爲天下危心相與共
荷任寄若此當可稍脩廉退不求之懷抱實謂不可
了其不可理無固執且勅寇窮凶勢過原燎爨逆倉
卒終古未聞常時懼惑當慮先定結壘新亭枕戈待
敵斷決之策寔有由然鋒鏑初交元惡送首摠律制
竒判於此舉裂邑萬戶登爵槐鼎亦何足少酬勳勞
粗塞物聽今以近侍禁旅進昇中候乘平隨牒取此

非叨濟河昔所履牧鎮軍秩不逾本詳校階序愧在
 未優就加沖損特虧朝制奉職數載同舟無幾劉領
 軍峻節霜明臨危不顧音迹未晞奄成今古迷途失
 偶慟不及悲戎謨內寄恒務倍急秉操辭榮將復誰
 委誠惟軍柄所期自增茂圭社誓貫朝廷匹夫里語
 尚欲信厚君令必行逡巡何路凡位居物首功在衆
 先進退之宜當與衆共苟殉獨善何以處物受不自
 私彌見至公表裏詳究無而後可想體殊常深思然
 納並南齊書○桂陽兵至太祖決計出頓新亭領軍
 劉劭戰歿太祖從石頭濟淮入衛遣諸將擊平之

與王廣之書

廣之字林之沛郡相
人歷侍中鎮軍將軍

廣之仕宋歷徐州刺史鍾離太守沈攸之事
起廣之留京師太祖誅黃回回弟駟及從弟
馬兄子奴亾逸與廣之書令於江西捕駟等
○回本竟陵郡軍人累戰功為郢州刺史嘗
圖與袁粲攻太祖事不果太祖撫之
如舊後改南兖州以僭侮表奏誅之

黃回雖有微勲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
 二輿為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為其啓聞政恐得輿復
 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弟自悉之今啓依法

與虞玩之書

玩之字茂瑤會稽餘
姚人歷光祿大夫

玩之元徽中為右丞太祖參政與玩之書玩
 之上表陳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州縣轉多興
 用漸廣慮不支歲
 月朝議優報之

張華為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

丞已覺金粟可積也

與劉俊書

俊字士操彭城上里人歷五兵尚書

俊司空勳之子勳於大桁戰歿俊時疾病扶服路次號哭求屍持喪墓側冬月不衣絮太祖代勳領軍素與勳善書譬俊

承至性毀瘵轉之危慮深以酸怛終哀全生先王明軌豈有去縑纊徹温席以此悲號得終其孝性邪當深顧往旨少自抑勉

與王延之書

延之字希季瑯琊臨沂人敬弘孫歷吏部尚書僕射

王延之阮韜俱是劉湛外甥並有蚤譽湛甚愛之嘗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其次也延之甚不平後為江州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太祖與延之書○尺牘作世祖書誤

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耶

世說○緣南史作由

與世祖書

世祖見後

柳世隆為晉熙王安西司馬世祖為長史太祖之謀渡廣陵也令世祖率眾下同會京邑是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為之防劉懷珍白夏口兵衝要地宜得其人太祖與世祖書

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

世隆其人也

以上竝高帝在宋時與廷之書或即帝位後

詔豫章王嶷

嶷見後

太祖即位遷嶷為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豫章王會北虜動上思為經略乃詔嶷復以為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

神牧摠司王畿誠為治要荆楚領馭遐遠任寄弘隆

自頃公私凋盡綏撫之宜尤重恒日

報武陵王暉

暉字宣昭高帝第五子歷衛將軍

暉性剛穎雋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帝報之

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為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

與司徒褚淵手詔

柳世隆宋末為左將軍吳郡太守丁母憂太祖踐阼起為南豫州刺史手詔與淵

向見世隆毀瘠過甚殆欲不可復識非直使人惻然實亦世珍國寶也

褚淵答

世隆至性純深哀過乎禮陛下在危盡忠喪親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厲俗敦風

勅柳世隆

世隆見後

建元二年世隆進號安南將軍是時虜寇壽陽太祖勅世隆尋又勅之

歷陽城大恐不可卒治正宜斷隔之深為係固處分百姓若不將家守城單身亦難可委信也

又

吾更歷陽外城若有賊至即勒百姓守之故應勝割棄也

又

宋永初二年分淮東為南豫州治歷陽而淮西為豫州泰始中淮西沒復分淮東置南豫齊太祖建元二年垣崇祖既破虜上欲罷併二豫勅世隆遂省南豫至永明二年割揚州宣城淮南豫州歷陽譙廬江臨江六郡復置南豫州

比思江西蕭索二豫兩辦為難議者多云省一足一於事為便吾謂非乃乖謬卿以為云何可具以聞

又

世隆建元四年出為使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安北將軍南交州刺史江北畏虜寇騷動不安上勅世隆

比有北信賊猶治兵在彭城年已垂盡或當未必送

歛然豺狼不可以理推為備或不可懈彼郭既無關要用宜開除使去金城三十丈政佳耳發民治之無嫌若作三千人食者已有幾米可指牒付信還民間若有丁多而細口少者悉令戍非疑也

昨夜得北使啓鍾離間賊已度淮既審送歛便當制加剿撲卿好參候之有急令諸小戍還鎮不可賊至不覺也賊既過淮不容邇遐散要應有處送歛者定攻壽陽吾當遣援軍也

又

上遣軍助世隆并給軍糧虜退欲土斷江北又勅世隆

呂安國近在西土斷郢司二境上雜民大佳民殆無
驚恐又令垣豫州斷其州內商得崇祖啓事已行竟
近無云云殊稱前代舊意卿視兗部中可行此事不
若無所擾春便就手也

答陳顯達

顯達南彭城人歷侍中
太尉東昏時起兵敗誅

顯達仕宋為廣州刺史沈攸之事起遣軍援
臺至巴丘而攸之平太祖卽位遷中護軍轉
護軍將軍顯達
啓讓上答之

朝廷爵人以序卿忠發萬里信誓如期雖屠城殄國
之勳無以相加此而不賞典章何在若未必宜爾吾
終不妄授於卿數示意同家人豈止於君臣邪過明

與王李俱祗召也

又

虜寇壽陽以顯達為平北將軍
南兖州刺史之鎮虜退勅顯達

虜經破散後當無復他關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過存
備豫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作南兖徙鎮盱眙
沈司空亦以孝建初鎮彼政當以淮上要於廣陵耳
卿謂前代此處分云何今僉議皆云卿應據彼地吾
未能決乃當以擾動文武為勞若是公計不得憚之

勅垣崇祖

崇祖字敬遠下邳人歷五兵尚
書領驍騎將軍為武帝所誅

初崇祖在淮陰見上便自比韓信白起咸不
信淮上獨許之及為豫州刺史有破虜功聞

書言源說 卷六十一
陳顯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啓上
求鼓吹橫吹上勅給鼓吹一部
韓白何可不與衆異

又勅

崇祖為豫州刺史上遣使入關參
虜消息還勅崇祖因脩治苟陂田

卿視吾是守江東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營田
自然平殄殘醜

詔領軍將軍李安民

安民蘭陵承人
歷吳興太守

淮北泗州聞太祖受命咸欲南歸徐州人桓
標之兖州人徐猛子等合衆數萬皆險求援
太祖詔安民安民赴救留遲虜
急攻標之等皆沒上甚責之

青徐泗州義舉雲集安民可長轡遐馭指授羣帥

手勅劉懷慰

懷慰字彥泰平原人歷安陸
王北中郎司馬本名聞慰

懷慰仕宋為步兵校尉齊國建置齊郡治瓜
步以懷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因手勅之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

又勅

戴淵河東汾陰人除淮陵太守加寧朔將軍
虜遣偽將薛道標寇壽春太祖以道標淵之
親近勅懷慰令為淵書與道標示購之
之意虜得書果追道標遣他將代之

聞道標分明來其兒婦竝在都與諸弟無復同生者
凡此類無為不多方悞之縱不全信足使豺狼疑惑

勅周山圖

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陽人歷
黃門郎領羽林四府直衛

山圖為兖州刺史建元二年秋虜動上策
虜必不出淮陰乃勅山圖虜果寇胸山

知卿綏邊撫戎甚有次第應變策畧悉以相委恐列醜未必能送死卿丈夫無可藉手耳

又勅

是時淮北四州起義上使山圖自淮入清倍道應赴又勅山圖會義衆已爲虜所沒山圖拔三百家還淮陰

卿當盡相帥馭理每存全重天下事惟同心力山岳可摧然用兵當使背後無憂慮若後冷然無橫來處閉目痛打無不摧碎吾政應鑄金待卿成勳耳若不藉此平泗州非丈夫也努力自運勿令他人得上功

勅周盤龍

盤龍北蘭陵人歷光祿大夫

甬城漣口賊始復進西道便是無賊卿可率馬步下淮陰就安民軍鍾離船少政可致衣仗數日糧軍人扶淮步下也

又手勅

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鐏二十枚手勅曰

餉周公阿杜

手勅張岱

岱字景山吳郡吳人歷南兖州刺史代岱出爲吳郡太守太祖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勅曰

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

卿為護軍加給事中

答劉善明 善明見後

善明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太祖答之

省所獻雜語竝列聖之明規眾智之深軌卿能憲章先範纂鏤情識忠款既昭淵誠肅著當以周旋無忘聽覽也

又答

善明又表諫起宣陽門及表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開賓館以接鄰國上又答

具卿忠謹之懷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

已勅公卿宣陽門今勅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

與崔祖思書 祖思見後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宋永光中淮北沒虜乃南渡江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弁榆山栖雲精舍太祖徵為正員外郎稱疾不就與崔祖思書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祖思時假節督青冀二州刺史

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旨竟未達邪小涼欲有講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慶符同歸

又

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以為咲

言言淵詒 卷六十一
勅崔文仲

文仲清河東武城人祖思宗人歷黃門郎領越騎校尉

文仲為徐州刺史建元三年淮北義民桓岳碑於抱犢固與虜戰大破之文仲馳啓上勅

北間起義者衆深恐良會不再至卿善獎沛中人若能一時攘袂當遣一佳將直入也

並南齊書

手勅王珍國

珍國字德重廣之子入梁仕通直散騎常侍丹陽尹

珍國為南譙太守時郡境苦飢乃發米散財以拯窮乏高帝手勅

卿愛人治國甚副吾意也

梁書

詔夏侯恭叔

恭叔平西記室參軍上書以柳元景中與功臣劉劬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曰

與運隆替自古有之朝議已定不容復厝意也

手詔張融

融見後

融初辟太祖太傅掾太祖素奇好融即位後手詔賜融衣

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

答蕭景先

景先太祖從子歷征虜將軍丹陽尹

景先啓稱上德化之美上答之

風淪俗敗二十餘年以吾當之豈得頓掃幸得數載盡力救蒼生者必有功於萬物也治天下者雖聖人猶須良佐汝等各各自竭不憂不治也

勅答柳引

范柏年梓潼人泰始中除晉壽太守討平氏賊為梁州刺史沈攸之事起柏年遣將聲援京師而侯望形勢朝廷遣王玄邈代之說柏年許啓為府左史因執誅之引稱啓太祖勅答

柏年幸可不爾為之恨恨

答晉壽太守楊公則

楊文弘武都王氏人楊廣香之族先為白水太守廣香死氏眾半奔文弘據白水公則啓經略之宜上答曰

文弘罪不可恕事中政應且加恩耳卿若能襲破白水必加厚賞

詔答河南王吐谷渾拾寅

宋世遣武衛將軍王世武使河南建元元年隨拾寅來獻詔答之

皇帝敬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新除驃騎大將軍河南王寶命革授爰集朕躬猥當大業祇惕兼懷夏中增感王世武至得元徽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表聞之濕熱想比平安又卿欵誠遙著保寧遐壇今詔升徽號以酬忠欵遣王世武銜命拜授又仍使王世武等往芮芮想得資遣使得時達又奏所上馬等物悉至今往別牒錦絳紫

碧綠黃青等紋各十匹

詔報宕昌王梁彌承

宕昌使求軍儀及
伎雜書詔報之

知須軍儀等九種竝非所愛但軍器種甚多致之未
易內伎不堪涉遠祕閣圖書例不外出五經集注論
今特勅賜王各一部

臨終詔司徒褚淵左僕射王儉

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時來遂隆大業風道
沾被升平可期遘疾彌留至于大漸公等奉太子如
事吾柔遠能邇緝和內外當令太子敦睦親戚委任

賢才崇尚節儉弘寬簡惠則天下之理盡矣歿生有

命夫復何言

並南齊書

破爛帖

吾今至破爛在路粗可尋還遲見卿不遠願信知卿

深意也

淳化帖○
米云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二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齊二

武帝

名贖字宣遠高帝長子在位十一年廟曰世祖

與虞棕手書

棕字景豫會稽餘姚人領右軍將軍揚州大中正

宋昇明中世祖為中軍引棕為諮議參軍遣吏部郎江謐持手書謂棕

今因江吏郎有白以君情顧意欲相屈

與玄元度書

建元二年魏主宏遣虜諸將分兵出兗青界圍朐山戍主玄元度出擊大破之初元度自云臂上有封侯志宋世以示世祖時世祖在東宮書與元度

努力成臂上之相也

勅廬陵王子卿

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隆昌時領司徒見殺

子卿爲荊州刺史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上勅之

吾前後有勅非復一兩過道諸王不得作乖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勅邪忽作璚瑁乘具何意已成不須壞可速送下純銀乘具乃復可爾何以作鐙亦是銀可卽壞之忽用金薄裏箭脚何意亦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吾知復專輒作者後有所聞當復得痛杖

又

汝比在都讀學不就年轉成長吾日冀汝美勿得勅如風過耳使吾失氣

勅晉安王子懋

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歷雍州刺史見殺

子懋爲雍州刺史世祖勅以邊略

吾比連得諸處啓所說不異虜必無敢送歿理然爲其備不可暫懈今秋犬羊輩越逸者其亾滅之徵吾今亦行密纂集須有分明指的便當有大處分今普勅鎮守竝部偶民丁有事卽使應接連已勅更遣想行有至者汝共諸人量覓可使人數往南陽舞陰諸要處參覘糧食最爲根本更不憂人仗常行視驛亭

馬不可有廢闕并約語諸州當其界皆爾不如法卽
周章

又

吾勅荆郢二鎮各作五千人陣本擬應接彼耳賊若
送歿者更卽呼取之已勅子真魚繼宗設公愍至鎮
可以公愍爲城主三千人配之便足汝可好以階級
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階級文章詩筆乃是佳事
然世務彌爲根本可常憶之汝所啓仗此悉是吾左
右御仗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吾自當優量覓
送

又

子懋啓求上所好書上答之賜
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爲深欣也

勅隨郡王子隆

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歷侍
中中軍大將軍爲明帝所害

謝朓爲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
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
晤對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
年少相勸客以啓聞世祖勅曰

侍讀虞雲自宜恒應侍接朓可還都

勅王晏

晏字子彥瑯琊臨沂人弘之孫歷吏
部尚書侍中尚書令明帝時被誅

柳世隆歷侍中左光
祿大夫薨世祖勅晏

世隆雖抱疾積歲志氣未衰冀醫藥有效痊差可期

不謂一旦便為異世痛怛之深此何可言其昔在郢
誠心夙悃全保一番勳業克著尋准契濶增泣悲咽
卿同在情亦當無已已耶

世隆為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沈攸之反攻郢城不克

又

王儉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薨晏啓及儉喪上答之

儉年德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為異
世奄忽如此痛酷彌深其契濶艱運義重常懷言尋
悲切不能自勝痛矣奈何往矣奈何

又

張緒字思曼吳人歷遷散騎常侍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世祖勅晏子良竟不拜以緒

領國子祭酒

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為云何

南史如何

勅劉祥

祥字顯徵東莞莒人

祥性韻高踈輕言肆行歷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為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於朝士多所貶忽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有啓上者帝令御史中丞任遐奏付廷尉別遣勅祥乃徙廣州

卿素無行檢朝野所悉輕弃骨肉侮篋兄嫂此是卿
家行不足乃無關他人卿才識所知蓋何足論位涉
清途於分非屈何意輕肆口噦詆目朝士造席立言
必以貶裁為口實冀卿年齒已大能自感厲日望悛

言言派語 卷之三
革如此所聞轉更增甚誼議朝廷不避尊賤肆口極
辭彰暴物聽近見卿影連珠寄意悖慢彌不可長卿
不見謝超宗其才地二三故在卿前事殆是百分不
一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譽卿若能改革當令
卿得還

答王融

融見後

融爲中書郎虜使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勸與之世祖答融事竟不行

吾意不異卿今所啓比相見更委悉

勅曹虎

虎見後魏

虎永明十年轉西陽王冠車司馬廣陵太守上勅虎

廣陵須心腹非吾意可委者不可得處此任

詔報扶南國王僑陳如闍耶跋摩

姓僑陳如名闍耶跋摩

林邑國西南三千餘里至扶南天竺道人那伽仙附扶南商貨欲歸國遭風至林邑掠其財物皆盡永明二年闍耶跋摩遣那伽仙上表請京師言其國俗事摩醯首羅天神神常降於摩訶山土氣恒暖草木不落詔報之

具摩醯降靈流施彼土雖殊俗異化遙深欣讚知鳩
酬羅於彼背叛竊據林邑聚兇肆掠殊宜剪討彼雖
介遐陬舊脩蕃貢自宋季多難海譯致壅造化惟新
習迷未革朕方以文德來遠人未欲便興干戈王旣
款列忠到遠請軍威今詔交部隨宜應接伐叛柔服

寔惟國典勉立殊効以副所期

詔報芮芮國

芮芮求醫工等物世祖詔報之

知須醫及織成錦工指南車漏刻竝非所愛南方治疾與北土不同織成錦工竝女人不堪涉遠指南車漏刻此雖有其器工匠久不復存不副為悞

並南齊書

明帝

名鸞字景栖高帝兄始安貞王道生子封西昌侯廢鬱林海陵二王而自立在位五年廟

曰高宗

勅傳昭

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入梁歷散騎常侍

明帝踐阼引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皆勢傾天下昭獨廉靖器物率陋身安麤糲

嘗揮燭於板牀明帝賜漆合燭盤等勅曰

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梁書

東昏侯

名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立三年為蕭衍所廢尋弑之

詔陳顯達

虜頰寇雍州失沔北五郡永元元年遣顯達北討失利臺軍死者三萬餘人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朝議優詔答之顯達表解職降號並不許

昔衛霍出塞往往無功馮鄧入關有時虧喪况公規謨肅舉期寄兼深見可知難無損威略方振遠圖廓清朔土雖執憲有常非所得議

南齊書

和帝

名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蕭衍立在此二年禪于梁

書訓淵詮 卷之三
詔報崔偃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授平西將軍謀廢東昏侯兵敗與子覺併誅覺弟偃爲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爲寧朔將軍詣公車門上書申理詔報之

具卿寬切之懷卿門首義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

今當顯加贈謚

南齊書

豫章王嶷

字宣儼高帝第二子武帝同母弟歷大司馬揚州刺史中書監

手啓武帝

永明元年嶷領太子太傅手啓上上答之

陛下以獻孝纂業萬寓惟新諸弟有序臣屢荷隆愛叨授台首不敢固辭俛仰祇寵心蒐如失負重量力

古今同規臣窮生如浮質操空素任居鼎右已移氣序自頃以來宿疾稍纏心慮恍惚表於容狀視此根候常恐命不勝恩加以星緯屢見災祥雖脩短有恒能不耿介比心欲從俗啓解今職但厝辭爲鄙或貽物誚所以息意緘嘿一委時運而可復加寵榮增其顛墜且儲傳之重實非恒選遂使太子見臣必束帶宮臣皆再拜二三之宜何以當此陛下同生十餘今惟臣而已友于之愛豈當獨臣鍾其隆遇別奉啓事仰祈恩照臣近亦侍言太子告意子良具因王儉申啓未知粗上聞未福慶方隆國祚永始若天假臣年

言言清言 卷之三
得預人位惟當請降貂璫以飾微軀永侍天顏以惟
畢世此臣之願也服之不衷猶爲身災况寵爵乎殊
榮厚恩必誓以命請

武帝答

事中恐不得從所陳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供給多
隨土所出無有定准

又啓

宋元嘉世諸王入齋閣得白服裙帽見人主
惟出太極四廂乃備朝服自比以來此事一
斷上與嶷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
嶷固辭不奉勅惟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
以待宴焉啓自
陳上上答之

臣自還朝便省儀刀捉刀左右十餘亦省惟郊外遠
行或復暫有入殿亦省服身今所牽仗二俠轂二白
直共七八十人事無大小臣必欲上啓伏度聖心脫
未委曲或有言其多少不附事實仰希卽賜垂勅又
啓揚州刺史舊有六白領合扇二白拂臣脫以爲疑
不審此當云何行園苑中乘輦出籬門外乘輦鳴角
皆相仍如此非止於帶神州者未審此當云何方有
行來不可失衷

武帝答

儀刀捉刀不應省也俠轂白直乃可共百四五十以

還正是耳亦不曾聞人道此吾自不使諸王無仗況復汝耶在私園苑中乘此非疑郊外鳴角及合扇并拂先乃有不復施用此來甚久凡在鎮自異還京師先廣州乃立鼓吹交部遂有輦事隨時而改亦復有可得依舊者汝若有疑可與王儉諸人量衷但令人臣之儀無失便行也

又啓

臣拙知自處闇於疑訪常見素姓扶詔或著布屨不意爲異臣在西朝拜王儀飾悉依宋武陵事例有二郭扇仍此下都脫不爲疑小兒奴子並青布袴衫臣

齋中亦有一人意謂外庶所服不疑與羊車相類曲荷慈旨今悉改易臣昔在邊鎮不無羽衛自歸朝以來便相分遣俠轂白直格置三百許人臣頃所引不過一百常謂京師諸王不煩牽仗若郊外遠行此所不論有仗者非臣一人所以不容方幅啓省又因王儉備宣下情臣出入榮顯禮容優泰第宇華曠事乖素約雖宋之遺制恩處有在猶深非服之慙威衛之請仰希曲照

武帝又答

傳詔臺家人耳不足涉嫌郭扇吾識及以來未見故

有勅耳小兒奴子本非嫌也吾有所聞豈容不勅汝
知令物致議耶吾已有勅汝一人不省俠轂但牽之
吾昨不通仗事儉已道吾卽令答不煩有此啓須間
言自更一二

又啓

違遠侍宴將踰一紀憂苦間之始得開顏近頻侍座
不勝悲喜沾飲過量實欲仰示恩狎令自下知見以
杜游塵陛下畱恩子弟此情何異外物政自彊生間
節聲其厚薄伏度或未上簡臣前在東田承
實思歎往秋之謗故言啓至切亦令羣物

已照此心前侍幸諱宅臣依常乘車至仗後監伺不
能示臣可否便互競啓間云臣車逼突黃屋麾旄如
欲相中推此用意亦何容易仰賴慈明卽賜垂勅不
爾臣終不知闇貽此累比日禁斷整密此自常理外
聲乃云起臣在華林輒捉御刀因此更嚴度情推理
必不容爾爲復上啓知耳但風塵易至和會實難伏
願猶憶臣石頭所啓無生間縫比閑侍無次略附茹
亮口宣臣由來華素已具上簡每欲存衷意慮不周
或有乖常且臣五十之年爲翫幾時爲此亦復不能
以理內自制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改脩正而已小

小製置已自仰簡往歲收合得少雜材并蒙賜故板
啓榮內許作小眠齋始欲成就皆補接爲辨無乖格
製要是檉柏之華一時新淨東府又有齋亦爲華屋
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所未安訊訪東宮玄圃
乃有柏屋製甚古拙內中無此齋臣乃欲壞取以奉
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旣多不可見移亦恐外
物或爲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否臣公家
住止率爾可安臣之今啓實無意識亦無言者太子
亦不知臣有此屋政以東宮無而臣自處之體不宜
爾爾所啓蒙允臣便當敢成第屋安之不疑陛下若

不照體臣心便當永廢不修臣自謂今啓非但是自
處宜然實爲微臣往事伏願必垂降許伏見以諸王
舉貨屢降嚴旨少拙營生已應上簡府州郡邸舍非
臣私有今巨細所資皆是公潤臣私累不少未知將
來罷州之後或當不能不試學營覓以自贍連年惡
疾餘顧影單回無事畜聚惟逐手爲樂耳

武帝答

白澤文惠
太子小字

茹亮今啓汝所懷及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
何意爲作煩長啓事凡諸普勅此意可尋當不關汝
一人也宜有勅事吾亦必道頃見汝自更委悉書不

言言評語 卷之三
欲多及屋事慎勿彊厝此意白澤亦當不解何意爾

又啓

永明四年唐寓之賊起嶷啓上上答之

此段小寇出於凶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甚不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捷籍檢功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宇宙之內何可周視公家何嘗不知民多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爲此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兄大臣

猶不皆能伏理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凶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紛紜久欲上啓閑侍無因謹陳愚管伏願特留神思

武帝答

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爲是不蚊蟻何足爲憂已爲義勇所破官軍昨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辨大耳亦何時無亾命邪

臨終啓武帝

永明十年嶷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百萬營功嶷又啓曰

臣自嬰今患亟降天臨醫走術官泉開藏府慈寵優

書言淵詮 卷六十一
渥備極人臣生年疾迫遽陰無幾願陛下審賢與善
極壽蒼昊彊德納和爲億兆御世命違昌數奄奪恩
憐長辭明世伏涕嗚咽

與沙州刺史楊廣香書

廣香本氏王楊難當族弟先奔虜爲陰平公
葭蘆鎮主而難當從兄子文弘宋末授北秦
州刺史武平王仇池公齊太祖卽位欲綏懷
異俗詔廣香爲督沙州諸軍事沙州刺史及
梁州刺史范柏年被誅其親將李烏奴懼奔
叛楊文弘納之烏奴率亡命千餘人攻梁州
爲刺史王玄邈所破復走還氏中荊州刺史
豫章王嶷遣兵討烏奴檄梁州能禽斬烏奴
首賞本郡烏奴田宅事業悉賜與之與
廣香書文弘歸降復以爲北秦州刺史

夫廢興無謬逆順有恒古今共貫賢愚同察梁州刺

史范柏年懷挾詭態首鼠兩端旣已被伐盤桓稽命
遂潛遣李烏奴叛楊文弘扇誘邊疆荒雜柏年今已
梟禽烏奴頻被摧破計其餘燼行自消夷今遣叅軍
行晉壽太守王道寶叅軍事行北巴西新巴二郡太
守任湜之行宕渠太守王安會領銳卒三千遄塗風
邁浮川電掩又命輔國將軍三巴校尉明惠照巴郡
太守魯休烈南巴西太守柳弘稱益州刺史傅琰竝
簡徒競驚選甲爭馳雍州水步行次魏興并山東僑
舊會于南鄭或汎舟墊江或飛旌劍道腹背風騰表
裏震擊文弘容納叛戾專爲淵藪外侮皇威內凌國

族君奕世忠欵深識理順想卽起義應接大軍共爲
犄角討滅烏奴剋建忠勤茂立誠節沈攸之資十年
之積權百旅之衆師出境而城潰兵未戰而自屠朝
廷無遺鏃之費士民糜傷痍之弊况蕞爾小豎方之
蔑如其取殲殄豈延漏刻忝以寡昧分陝司蕃清氛
蕩穢諒惟任職此府器械山積戈旗林聳士卒剽勁
蓄銳積威除難剿寇豈俟徵習但以剪伐萌茵弗勞
洪斧撲彼蚊蚋無假多力皇上聖哲應期恩澤廣被
罪止首惡餘無所問賞罰之科具寫如別

竟陵王子良

字雲英武帝第二子歷司徒進太傅

南齊書

密啓武帝

時武帝新親政水旱不時子良爲侍中兼司徒密啓

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爲汙澤農政告祥因高
肆務播植旣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禿氣夫國
資於民民資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
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
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
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爲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
除少降停恩徼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
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

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飢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謬耳目有限羣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圜恩文累墜今科綱嚴重稱爲峻察負罪離營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爲殷廣雖役未及民勤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由於此皇明載遠書軌未

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存其命哉湘區奧密蠻寇熾彊如聞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淫邊虞方重交州夙絕一垂寔惟荒服恃遠後賓固亦恒事自青德啓運款關受職置之度外不足絀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亾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有可禽之理差

言言滙論 卷之三
息發動費役之勞劉楷見甲以助湘中威力既舉蟻
寇自服

又啓武帝

詔折租布二分
取錢于良又啓

臣一月入朝六登文陛廣殿稠人裁奉顏色縱有所
懷豈敢自達比天青亟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好生
噂啗穀價雖和比室飢嗷縑纈雖賤駢門裸質臣一
念此每入心骨三吳奧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
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裒剋圍
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

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
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困乃
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生
育弗起殆爲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惟言益國豈
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
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完全遂買
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極革相驅尋完者爲
用旣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
苦且錢帛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
舊科退容姦利八屬近縣旣在京畿發借徵調寔煩

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亾今饗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兗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淮聚洛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溫飽而賦歛多少向均天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竝條其重貲許以賈銜前人增估求俠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磨齒愚野未閑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橫沒貲載凡求試穀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畫一在制

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讐最合從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立理之本尚書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先諮於都都既下意然後付郎謹寫關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資奉殷積廣越邦宰梁益郡邑參差調補寔允事機且此徒冗雜罕遵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大半

諫射雉啓

世祖好射雉
子良啓諫

鑾輦亟動天蹕屢巡陵犯風煙驅馳野澤萬乘至重
一羽甚微從甚微之權忽至重之誠頃郊郭以外科
禁嚴重匪直芻牧事罷遂乃窳掩殆廢且田月向登
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噂議棄民從欲理未可安
曩時巡幸必盡威防領軍景先詹事赤斧堅甲利兵
左右屯衛今馳驚外野交待疎濶晨出晚還頓遺清
道此實愚臣最所震迫狡虜玩威甫獲款關二漢全
富猶加曲待如聞使臣頻亦怨望前會東宮遂形言
色昔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纘銜使始登朝殿今既
反命宜賜優禮伏謂中堂雲構實惟峻絕檐陛深嚴

事隔涼暑而別爲一室如或有疑邊帶廣途訛言孔
熾毀立之易過於轉圓若依舊制通敞實允觀聽頃
市司驅扇租估過刻吹毛求瑕廉察相繼被以小罪
責以重備愚謂宜勅有司更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
未相及以管窺天猶知失得廊廟之士豈闇是非未
聞一人開一說爲陛下憂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
臣若不啓陛下於何聞之

諫射雉又一
啓在釋部

上武帝請贈豫章王嶷啓

啓上詔贈嶷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
丞相揚州牧綠綬綬具九服錫命之禮

臣聞春秋所以稱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

禮秩殊品爵命崇異在漢則梁王備出警入蹕之儀在晉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尊親是闕故致袞章之典廢而不傳寔由人缺其位非禮虧省齊王故事與今不殊締構王業功迹不異凡有變革隨時之宜者政緣恩情有輕重德義有厚薄若事籌前規禮無異則且梁齊闕令終之美猶饗袞贈之榮況故大司馬仁和著於天性孝悌終於立身節義表於勤王寬猛彰於御物奉上無艱劬之貌接下無毀傷之容淡矣止於清貞無喜愠之色悠然栖於靜默絕馳競之聲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終之者理

實爲難在於今行無廢斯德東平樂於小善河間悅於詩書勲績無聞艱危不涉尚致卓爾不羣英聲萬代況今協贊皇基經綸霸始功業高顯清譽逾彰富賢隆重廉潔彌峻等古形今孰類茲美臣愚忖度未有斯例凡庶族同氣愛睦尚少豈有仰覩陛下垂友于之性若此者乎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游處何事不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嘗覩貌而天心不憐見形而聖儀不悅爰及臨危捨命親瞻喘息萬分之際沒在聖目號哭動乎天地感慟驚乎鬼神乃至撤膳移寢坐泣遷旦神儀損耗隔宿改容奉瞻聖顏誰

不悲悚歷古所未聞記籍所不載既有若斯之大德而典服之贈不彰如其脫致虧忘追改爲煩不令千載之下物有遺恨其德不具美者尚荷嘉隆之命況事允先烈者寧可缺茲盛典臣恐有識之人容致其議且庶族近代桓温庾亮之類亦降殊命伏度天心已當有在

與安陸侯緬書

緬封安陸侯爲五兵尚書出爲吳郡太守大著風績于良與書世祖嘉其能轉郢州刺史

竊承下風數十年來未有此政

並南齊書○南史姑蘇未有此政

答王僧虔書

僧虔見後

左伯字子邑東萊人特工八分與毛弘等列亦擅名漢末又甚能作紙漢興有紙代簡和帝時蔡倫工爲之子邑尤得其妙故蕭子良答僧虔書○齊民要術韋仲將墨法醇烟一斤以膠五兩浸椹皮汁中下雞子白五枚真珠一兩麝香一兩合調下鐵臼搗三萬杵

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意妙物遠矣邈不可追

張懷瓘書斷○法書要錄引王僧虔論書

云謝靜謝敷並善寫經亦入能境居鍾毫之美邁古流今是以征南還有所得辱告並五紙舉體精雋靈與執玩反覆不能釋手雖太傅之婉媚玩好領軍之靜述答緒方之茂如也昔杜度殺字甚安而筆體微瘦崔瑗筆勢甚快而結字小踈居處二者之間亦猶仲尼方於季孟也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伯喈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若子邑之紙研染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靜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遂令思挫於弱毫數屈於陋墨言之使人於邑若三珠尚存四寶斯覲何但尺素信札動見模式將

一字徑丈方寸千言也承天涼體豫復欲繕寫一賦
傾遲暉采心目俱勞承閱覽祕府備觀羣跡崔張歸
美於逸少雖一代所宗僕不見前古人之跡計亦無
以過於逸少既妙盡深絕便當得之實錄然觀前世
稱目竊有疑焉崔杜之後共推張芝仲將謂之筆聖
伯玉得其筋巨山得其骨索氏自謂其書銀鈞蠶尾
談者誠得其宗劉德昇為鍾胡所師兩賢並有肥瘦
之斷元鳴獲釘壁之說師宜致酒簡之多此亦不能
止長胤狸骨右軍以為絕倫其功不可及由此言之
而向之論或至投杖聊呈一笑不妄言耳鼎按子
良書語在此內豈此即與僧虔書僧虔因論書載之
聊首有謝靜謝敷數語辱告五紙者當即二謝所書
其云征南還有所得考子良但為征北將軍又
疑承天涼以下方為書意義未明附注此後

答張融

竟陵張欣時為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
世宋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與
世以袍覆暢而坐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負
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

子良
答曰

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

齊書

答顧憲之

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
歷豫章太守太中大夫

憲之為南中郎長史行婺州事時司徒竟陵
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
百里禁民樵採憲之固陳不可
言甚切直王答之即令無禁

非君無以聞此德音

梁書

巴東王子響

字雲音武
帝第四子

啓武帝

子響為荊州刺史好武事自選帶仗左右六
十人又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
長史劉寅等密啓子響執寅等殺之上怒遣
衛尉胡諧之中書舍人茹法亮等詣江陵子

響白服登城遣使相聞不答因進戰軍
敗赴建康臨死啓上削屬籍易姓瑯氏

劉寅等入齋檢仗具如前啓臣罪既山海分其斧鉞
奉勅遣胡諧之茹法亮賜重勞其等至竟無宣旨便
建旗入津對城南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喚法亮渡
乞白服相見某永不肯羣小懼怖遂致攻戰此臣之
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闕停宅一
月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免逆父之誨
既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啓哽塞知復何陳

南齊書

同前

南史

子響兵敗縊死密作啓數紙
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

輕舫還闕不得此苦之深惟願矜憐無使竹帛齊有
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

安陸侯緬

字景業齊宗室封安陸
侯歷雍州刺史贈王

與王儉書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累遷尚書左丞王儉
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
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
乃用杲之爲衛將軍長史緬與儉書時人以
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世說云王
僕射高自標位常自比李膺時人呼儉府爲
芙蓉池

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

也

南史



圖書評語

三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三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齊三

褚淵

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仕宋為司空中書監入齊進司徒封南康郡公

上高帝臧榮緒晉史啓

榮緒東莞莒人隱居京口撰晉史百一十卷

榮緒朱方隱者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岱引為行佐非其所好謝疾求免蓬廬守志漏濕是安灌蔬終老與友關康之沈深典素追古著書撰晉史十表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其取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錄渠閣採異甄善

高帝答褚淵

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人天祿甚佳

上武帝遜位啓

太祖崩遺詔以淵爲錄尚書事頃疾上相星連有變淵表遜位不許又啓乃改授司空

臣顧惟凡薄福過災生未能以正情自安遠慙彥輔既內懷耿介便覺晷刻難推叨職未久首歲便嬰疾篤爾來沈痼頻經危殆彌深憂震陛下曲存遲回或謂僉議同異此出於留慈每過愛欲其榮臣年四十有八叨忝若此以疾陳遜豈駭聽察摠錄之任江左

罕授上隣亞台升降蓋微今受祿弗辭退絀斯願於臣名器非曰貶少萬物耳目皎然共見寧足仰延聖慮稍垂矜惜臣若內飾廉譽外循謙後此則憲書行劾刑綱是肅臣赤誠不能行亦幽明所不宥區區寸心歸啓以實自吝寸陰寔願萬倍堯世昔王弘固請乃於司徒爲衛將軍宋氏行之不疑當時物無異議以臣方之曾何足說伏願恢闡宏猷賜開亭造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

並南齊書

謝賜玉珮啓

傳詔宣勅賜臣玉珮一具製懋姬羸寶冠荆越璇瑰

鎮曜玳瑁凝華采賁蓬楹響聞繩戶佩服載驚心容

交惕

初學記

劉休

字弘明沛郡相人歷豫章內史

與親知書

虞玩之建元時為黃門郎告退許之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暹使魏玩之言論不相饒儉暹並恨之至是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

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

南史

上高帝辭御史大夫啓

臣自塵榮南憲星晷交春謬聞弱奏効無空月豈唯

不能使蕃邦斂手豪右屏氣乃遣聽已暴之辜替網
觸羅之鳥而猶以此理失鄉黨之和朝絕比肩之顧
覆背騰其喉脣武人厲其背吻怨之所聚勢難久堪
議之所裁孰懷其允臣竊尋宋世載祀六十歷職斯
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
骸骨

高帝答

卿職當國司以威裁爲本而忽憚世誚卿便應辭之

如事可獲何惰晚節邪

南齊書

王僧虔

琅琊臨沂人曇首子仕宋爲尚書令入齊遷侍中左光祿大夫

言言淵詁 卷之三
誠子書

僧虔子慈終齊廬陵王中軍長史志中書令揖大中大夫彬秘書監寂秘書郎

僧虔宋世嘗有書誠子

知汝恨吾不許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復徒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千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

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卽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表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脩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表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

言言評語 卷之三
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勲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卽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

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賤賤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冀脫萬一未歿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復關吾邪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叙

曾懷

終日欺人南史
作終日自欺人

與兄子儉書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宋昇元時為尚書令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上表宜命有司務勲功課緝理遺逸迭相開曉所經漏忘悉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則人思刻厲反本還源庶可踴躍時太祖輔政見納然所奏雖微有釐改尚多遺失至齊建元初上始欲通使僧虔與兄子儉書事竟不行

古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苻堅敗後東晉始備金石樂故知不可全誣也北國或有遺樂誠未可便以補中夏之闕且得知其存亾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謂北使會有散役得今樂署一人粗別同異者充此使限雖

復延州難追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

可得申吾意上聞否試為思之

並南齊書

與張緒書

字思曼吳郡吳人歷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

僧虔為會稽太守山陰人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曾有鶴中箭來投祐祐為之養創愈然後去僧虔與緒書

孔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

南史

答太祖論書啓

太祖善書及即位篤好不已示僧虔古跡十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褰中

所無者十二卷奏之又上
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

僧虔啓恩眷罔已賜示古迹十一秩或其人可想或
其法可學愛玩彌日暫得忘其沉痾輒率短見并述
舊聞具如別牋民間所有秩中所無者或有不好今
奉別目二十三卷追懼乖誤伏深悚息

吳大皇帝書
吳景帝書

吳歸命侯孫皓
晉安帝

亾高祖丞相導
亾曾祖領軍洽

亾從祖中書令珉
韋仲將

張芝
索靖

張翼
衛伯儒

右十二卷故州民王僧虔奉法書要錄○南齊書言太

祖卽位僧虔奏前古跡而要錄所載其原文也稱故州民當是太宗爲西昌侯時耳

上古來能書人名啓錄宋羊欣所傳者

臣僧虔啓昨奉勅須古來能書人名臣所知局狹不
辨廣悉輒條疏上呈羊欣所撰錄一卷尋案未得續

更呈聞謹啓按啓此特爲僧虔條疏非羊欣所撰錄也

秦丞相李斯

秦中車府令趙高右二人善大篆

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於雲陽獄增減大

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名書曰隸書

扶風曹喜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篆小異李斯見師一時

陳畱蔡邕後漢左中郎將善篆隸採斯喜之法真定宜父碑文猶傳於世篆者師焉

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座

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

師宜官後漢不知何許人何官能爲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書甚自矜重或空至酒

家先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因大售俟其飲足削書而退安定梁鵠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得師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鵠書懸帳中宮殿題署多是鵠手也

陳留邯鄲淳爲魏臨淄侯文學得次仲法名在鵠後毛弘鵠弟子今祕書八分皆傳弘法義有左子邑與淳小異亦有名

京兆杜度爲魏齊相始有草名

安平崔瑗後漢濟北相亦善草書平苻堅得摹崔瑗書王子敬云極似張伯英瑗子寔官至尚書亦能草書

弘農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暇草書人謂爲草聖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也

姜詡梁宣田彥和及司徒韋誕皆英弟子並書草誕書最優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宮館寶器皆是誕手寫魏明帝起凌雲臺設先釘榜而未題以籠盛誕轆轤長組引之使就榜書之榜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擲其筆以下焚之仍誡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官至鴻臚少卿誕子少季亦有能稱

羅暉趙襲不詳何許人與伯英同時見稱西州而矜許自與衆頗惑之伯英與朱寬書自叙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河間張超亦善草不及崔張

劉德升善爲行書不詳何許人

潁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徵二子俱學於德升而胡書肥鍾書瘦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祕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書相聞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繇子會鎮西將軍絕能學父書改易鄧艾上事皆莫有知也

河東衛覲字伯儒魏尚書僕射善草及古文略盡其
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覲子瓘字伯玉爲晉太保
採張芝法以覲法參之更爲草藁草藁是相聞書也
瓘子恒亦善書博識古文

燉煌索靖字幼安張芝姊之孫晉征南司馬亦善草
書

陳國何元公亦善草書

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沉着痛快

滎陽陳暢晉祕書令史善八分晉宮觀城門皆暢書

滎陽楊肇晉荊州刺史善草隸潘岳誄曰草隸兼善

尺牘必珍足無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
肇孫經亦善草隸

京兆杜畿魏尚書僕射子恕東郡太守孫預荊州刺
史三世善草藁

晉齊王攸善草行書

太山羊忱晉徐州刺史羊固晉臨海太守並善行書

江夏李式晉侍中善寫隸草弟定子公府能名同式

晉中書院李充母衛夫人善鍾法王逸少之師

瑯琊王廙晉平南將軍荊州刺史能章楷謹傳鍾法

晉丞相王導善草行

廙從兄也

王恬晉中將軍會稽內史善隸書

導弟一子也

王洽晉中書令領軍將軍衆書通善尤能隸行從兄

義之二云弟書遂不減吾

恬弟也

王珉晉中書令善隸行

洽少子也

王羲之晉右將軍會稽內史博精羣法特善草隸羊

欣云古今莫二

廙兄子也

王獻之晉中書令善隸藁骨勢不及父而媚翹過之

羲之弟七子也

兄玄之徽之兄子淳之並善草行

王允之衛軍將軍會稽內史亦善草行

舒子也

太原王濛晉司徒左長史能草隸子修瑯琊王文學

善隸行與羲之善故殆窮其妙早亾未盡其美子敬

每省修書云咄咄逼人

王綏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善隸行

高平郝愔晉司空會稽內史善章草亦能隸郝超晉

中書郎亦善草

愔子也

潁川庾亮晉太尉善草行庾翼晉荊州刺史善隸行

時與羲之齊名

亮弟也

陳郡謝安晉太傅善隸行

高陽許靖民鎮軍叅軍善隸草義之高足

晉穆帝時有張翼善學人書寫羲之表表出經日不

覺後云幾欲亂真

會稽隱士謝敷胡人康昕竝攻隸草

飛白本是宮殿題八分之輕者全用楷法吳時張弘好學不仕常着烏巾時人號為張烏巾此人特善飛白能書者鮮不好之

自秦至晉凡六十九人○法書要錄

啓

臣僧虔啓劉伯寵陶瑾稱勅二岸雜事悉委臣判聖恩罔已獎使人效斯實臣下驅馳至願且職事所司不應多陳雖奉今旨臣豈敢於外下意不先上聞正當罄率管見令官長啓審可否之宜會須恩裁此乃

更亂天聽或致煩壅且得仍舊以待能者恐於事體二三惟允伏願少留神照察鑒所啓非敢辭務懼塵聖化謹冒輪請伏追震忤謹啓

又

臣僧虔啓南臺御史謝憲乃堪驅使臣門義舊粗是所悉統內新故雜米數十萬斛實須督切憲今請假在此臣欲折以統攝庶得速辨其頻經督運已有前效謹以啓聞伏願聽許謹啓

淳化帖

王慈

字伯寶僧虔子歷東海太守廬陵王中軍長史

柏酒帖

白柏酒等六種足下出此已久忽致厚費深勞念至
書願必答

又

汝比可也言以何白達東想大小竝可行遲護
知汝否否吾

又

翁尊體安和伏慰彼省小兒竝健適遣信叅課小部
自當令卿知吾意之不虛也郭桂陽已至將甲甚精
惟王臨慶軍馬小不稱耳以病告公差耶秋冬不復
憂病也遲更具問 七月廿七日 寶章集

王儉

字仲寶僧綽子歷國子祭酒領吏部中書監

與豫章王嶷牋

嶷出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時太祖輔政務在省約停府州儀迎物及嶷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儉爲僕射與嶷牋

舊楚蕭條仍歲多故荒民散亾寔須緝理公臨蒞南
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州慕義自庾亮以來荆楚
無復如此美政古人朞月有成而公旬日致治豈不

休哉

南齊書○南史云庾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朞月有成而公旬日成化○荒民散亾南史作政荒人散八州作八荒

陸澄

字彥淵吳郡吳人領國子祭酒轉光祿大夫

與王儉書

澄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糜氏穀梁鄭玄孝經澄謂尚書令王儉曰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乃與儉書論之儉答書

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爲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聞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異傳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玄注博

士行乎前代于時政由王庾皆儁神清識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泰元立王肅易當以在玄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風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惟易獨玄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竝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案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竝賢後生杜之異古

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引惟深穀梁泰元舊有麋信注顏益以范甯麋猶如故顏論閏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謂穀梁劣公牟爲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牟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善便當除麋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

王儉答書

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

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竝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竝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

並南齊書

顧測

與太守蕭緬牋

測爲揚州主簿以兩奴就陸澄弟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爲賣券澄爲中丞測與書相往反後又牋與緬測遂爲澄所排抑世以此少之

澄欲遂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趨販所不爲況

縉紳領袖儒宗勝達乎南齊書

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歷尚書令侍中左光祿大夫

與劉懷慰書尺牘作蕭緬與劉懷惠並誤

懷慰為齊郡太守太祖手勅褒賞世隆為兗州刺史與懷慰書

膠東流化頰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南史

劉善明平原人懷珍族弟歷宣城太守卒

遺崔祖思書

太祖踐阼以善明勲誠拜授淮南宣城太守與祖思友善祖思出為青冀二州善明遺書

昔時之游于今邈矣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

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嘗覺書史數千年來略在眼中矣歷代參差萬理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必夷之幾古今豈殊此實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虵於外粲秉復為異識所推惟有京鎮創為聖基遂乃擢吾為首佐授吾以大郡付吾關中委吾留任既不辨有抽劍兩城之用橫槊搴旗之能徒以挈瓶小智名參佐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憂深責重轉不可據還視生世倍無次緒藿羹布被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齡尤甚出蕃不與台輔別入國不與公卿游孤立天地

之間無猜無託惟知奉主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
居家以儉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
悲已蒙蘇秦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遊辯之士
爲鄉導之使輕裝啓行經營舊壤令泗上歸業稷下
還風君欲誰讓邪聊送諸心敬申貧贈南齊書

崔祖思

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琰七世孫歷督青冀二州刺史

上太祖陳政事啓

太祖齊國建祖思遷齊國內史建元元年轉長兼給事黃門侍郎啓陳政事上優詔報答

禮誥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
以教學爲先世不習學民忘志義悖競因斯而興禍

亂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教不得以夷禍董
慮儉泰移業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三載無考績之
効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儲以之虛匱民力爲之凋散
能否無章涇渭混流宜大廟之南引脩文序司農以
北廣開武校臺州列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依方課
習各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先充給若有廢墮遷還故
郡殊經竒藝待以不次士脩其業必有異等民識其
利能無勉勵

又

漢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身衣弋綈以韋帶劍慎夫

人衣不曳地惜中民十家之產不爲露臺劉備取帳
鈎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阜帳婢十人東阿婦
以繡衣賜歿王景興以折米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
妃房帷碧綃蚊幃三齊苳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
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
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亾也
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卑構饈
器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箸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
如草斯實風高上代民偃下世矣然教信雖孚氓染
未革宜加甄明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
以殊等雕墻華輪卑其稱謂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噴
音醜濶守官不徙物識義方且懼且勸則調風變俗
不俟終日

又

憲律之重由來尚矣故曹參去齊惟以獄市爲寄餘
無所言路溫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在治獄之吏是
也寔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寺丞獄主彌重其選研
習律令刪除繁苛詔獄及兩縣一月三訊觀貌察情
欺枉必達使明慎用刑無忝大易寧失不經靡愧周
書漢來治律有家子孫竝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

書言源流 卷之三
人故張于二氏絜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
之朝決獄無冤慶昌枝裔槐衮相襲蟬紫傳輝今廷
尉律生乃令史門戶族非咸弘庭缺于訓刑之不措
抑此之由如詳擇篤厚之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徵擢
爲廷尉僚屬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績鮮矣廢其職
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
龍肝之饌斷可知矣

又

樂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其義大矣按前
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

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惟置三百
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
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糜力役傷敗風
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惟置鍾簾羽戚
登歌而已如此則官充給養國反淳風矣

又

論儒者以德化爲本談法者以刻削爲體道教治世
之梁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法方
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禁止爲國之
關鍵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所病於

言言訓詁 卷之三
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當如今甲勲少乙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矣丙罪重丁青輕罰丁而赦丙天下必有不悛矣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沮將令見罰者寵習之臣受賞者仇讐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匹夫而四海悅

又

籙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實廩國富民贍堯資用天之儲實極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汴河委儲今將掃闢咸華題鏤龍漠宜簡役敦農開田廣稼時罷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可以出師

又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必書盡直筆而不污上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諛爲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聞又廢諫官聽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徵訪芻輿莫若推舉質直職思其憂夫越任于事在言爲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旣以無言望已已亦當以吞默慙人中丞雖謝咸玄未有全廢劾簡廷尉誠

言言評語 卷之三
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謬人寧不廢職目前之明効也漢徵貢禹爲諫大夫矢言先策夏侯勝狂直拘繫出補諷職伐柯非遐行之卽善

又

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古而獨寂寥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知賢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

並南齊書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三

終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四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齊四

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有儒學歷會稽郡丞除步兵校尉不拜卒於揚烈橋講舍

與張融王思遠書思遠琅邪人晏從弟歷侍中

獻宋末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入齊拜彭城郡丞武陵王畢為會稽太守太祖欲令瓛為畢講除會稽郡丞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為征北司徒記室瓛與融思遠書不拜

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風

書言淵記 卷六十四
嬰貧困加以踈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脩正勉厲於階級之次見其縑縷或復賜以衣裳袁褚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爲安可重爲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有身病而求歸者永瞻前良在已何若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榮授而帶帖薄祿旣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厠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

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奉初教便自希得託迹於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甚美者則有輻湊燕路慕君王之義驥鑣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遊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蹤旣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清展私計志在此爾

南齊書○諸賢南史作聽覽

張融

字思光
颺子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

與從叔永書

融家貧願祿乃與從叔永書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

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粟棗脩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願南史作應

與王僧虔書

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

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

籍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閒外並南齊書

與從弟瓌書

瓌字祖逸永之子仕宋入齊終梁歷給事中右光祿大夫

昇明元年劉彥節有異圖弟遐為吳郡潛相影響齊高帝密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率兵入郡斬之高帝即授瓌吳郡太守融與瓌書

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驚乃是阿兄南史

與豫章王嶷牋

尺牘作孔稚珪牋以傳首稚珪也鼎意牋稱融等應宜屬融

朱謙之吳郡錢唐人也父昭之假葬田側為族人幼方所焚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事長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時嶷為郡刺史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璉司徒左西掾張融牋上嶷嶷言之世祖嘉其義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憚於津陽門

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憚世祖曰此皆義事不可問悉赦之

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
權時之制謙之揮刃軒冕既申私禮繫頸就死又明
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治之即為盛朝
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
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由融等與謙之竝不相識區

區短見深有恨然

南齊書

張融傳融遺令建白旌無旒不設祭令人捉塵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又曰以吾平生風調向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文音情婉在其韻

吾意不然別遺爾旨吾文體英絕變而屢奇既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蓋不墮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
號哭而看之此並非書尺牘亦載
張融傳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按此類紀傳甚眾不必為書尺牘亦載

孔稚珪 字德璋會稽山陰人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

謝賜生荔支啟

綠菜雲舒朱實星映離離昔聞曄曄今覩信西岷之

佳珍諒東鄙之未識

藝文類聚○藝文此下云角昂

灼灼丹華吐日離離繁星著天七命析龍眼之房也按王逸荔枝賦曰乃觀荔枝之樹其形色煖若朝雲之興森如橫天之篲角亢與而靈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灼灼若朝霞之吐日離離如繁星之着天張

孟陽七命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稚珪啓正用逸賦中語七命則孟陽七命也藝文於其上既脫寫王逸賦又以七命誤連為一耳尺牘用逸賦四語為稚珪啓而前啓乃反不載蓋由襲藝文之誤遂不加考○左思蜀都賦傍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

周顥

字彥倫汝南安成人歷國子博士兼著作

與杜京產書

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涉文義脩黃老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

京產字栖字孟山從劉瓛受學善清言能彈琴飲酒名儒貴遊多敬待之顥為中書郎與

京產書累辟不就

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愛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已有之也英彥冊府元龜作彥聖

與聞喜公子良

此在本傳雖不云書然其文義牋記之屬尺牘亦載今從之

建元初顥為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顥言之於太守聞喜公子良

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祇應轉竭感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瀆爾亦有摧臂斫手苟自殘落販傭貼子權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有粗杖被錄稽顙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俛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筋當書偃筆為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躓惟上虞以百戶一滂大為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普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為

功得之何遠

南齊書

王秀之

字伯奮瑯邪臨沂人歷吳興太守

與朝士書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宋明帝時為晉平太守以廉惠稱後秀之為郡與朝士書

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南齊書

貽宗測書

測少靜退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

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

南史

宗測

字敬微南陽人一字茂深

答府召

測少靜退不樂人間驃騎豫章王嶷徵為參軍測答府云

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

又答

測母喪負土植松柏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之

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

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

限魚慕鳥哉

筠南史作雲

答魚復侯子響

子響為江州厚

遣贈遺測曰

書訓評語 卷六十四
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
而永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並南齊書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隱居餘干吳差山

與中書郎沈約書約見梁

永明中約表薦麟士徵義行詔徵為太學博士又徵著作郎太子舍人並不就乃與約書

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為惠反

凶將在於斯南史

答張永

永為吳興太守欲請為功曹使人致意麟士曰

明府德履沖絜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

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蟬冕走雖不敏請

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耳未忍受此黥劓沈麟士別傳

沈麟士傳或勸麟士仕答曰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按此答本語耳尺牘亦載

荀平字令哲潁川人仕荊州西曹書佐長史坐上書極諫武帝於獄賜死

遺王秀之書

秀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為輔國將軍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內史平為州西曹遺秀之交知書秀之拒

不答乃遺書
僕聞居謙之位既刊于易傲不可長禮明其文是以
信陵致夷門之義燕丹收荆卿之節皆以禮而然矣

言言清言 卷九十四
丈夫處世豈可寂漠恩榮空爲後代一丘土足下業
潤重光聲居朝右不脩高世之績將何隔於愚夫僕
耿介當年不通羣品饑寒白首望物嗟來成人之美
春秋所善薦我寸長開君尺短故推風期德規於相
益實非碌碌有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爲四海
國士夫盛衰迭代理之恒數名位叅差運之通塞豈
品德權行爲之者哉第五之號旣無易於驃騎西曹
之名復何推於長史足下見答書題久之以君若此
非典何宜施之於國士如其循禮禮無不答謹以相
還亦何犯於逆鱗哉君子處人以德不以位相如不

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門造敵臨事僕必先
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
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常聞
古人交絕不泄惡言僕謂之鄙無以相貽故薦貧者
之贈南齊書○尺牘節僕與足下以後作王秀之答荀不又節南史第五之位三語作丕報秀之誤

同前南史○丕爲荊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云西曹荀君丕報書

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長史且人之
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邪相如不見
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都造敵臨事僕必先於
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

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

與王儉書

儉爲尚書令當事平與儉書南郡綱紀啟隨王子隆罪平上書自申乃免

足下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迹將何以書於齊

史哉

南齊書○世南史並作人

王顥

琅邪臨沂人仕中軍參軍父珪之有史學撰齊職儀永明九年顥啓上詔付祕閣

上齊職儀啓

臣亾父故長水校尉珪之籍素爲基依儒習性以宋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設官歷代分職凡在墳策必盡詳究是以等級掌司咸加編錄黜陟遷補該研記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飾屬值啓運軌度惟新故

太宰臣淵奉宣敕旨使速洗正刊定未畢臣私門凶

禍不揆庸微謹冒啓上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

永升天閣長銘祕府

南齊書

王融

字元長瑯邪臨沂人僧達孫歷丹陽丞中書郎竟陵王叔寧朔將軍鬱林王於獄賜死

求自試啓

融博學有文才遷太子舍人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世祖求自試

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沐浴恩私拔迹庸虛叅名盛列纓劍紫複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勤而官昔賢會議不任而

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遑自安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充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惟所施用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脩敢蹈輕節以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叅二八管夷吾耻之臣亦耻之願陛下裁覽

南齊書

謝勅賜御裘等啓

雲衣降授仙裾曲委榮振素里澤駭蓬心昔漢帝解裘不獨前寵曹王褫帶復降今恩

謝勅賜米啓

臣無王陽之術計然之智不能負粟百里分地一廛上虧溫養自取飢切豈悟外恩橫集天私妄委

謝竟陵王示扇啓

竊以六翮風流五明氣重若比圓綃有兼玩實輕踰雪羽潔竝霜文子淑賞其如規班姬儷之明月豈直魏王九華漢臣百綺況復動製聖衷垂言炯戒載摹聽眎式範樞機

謝竟陵王賜納裘啓

降飾自尊垂榮及賤玄玉不純曾波奪采南陸方永

北風日壯無衣無褐發念聖衷而挾纊之問每流解
衷之賜偏委

謝司徒賜紫鮮啓

東越水羞寔罄乘時之美南荆任土方揖鮮炙之最

謝武陵王賜弓啓

殿下擣藻蕙樓暢藝蘭苑敷積玉於風筵疊連珠於
月的兔園掩秀鄴水慚竒融揖讓未工濫陪升飲之
賞操弧反正繆奉招賢之錫文韜鏤景逸幹捎雲玩
溢百齡佩流千載指初學作標
升作下誤

謝安陸王賜銀鉢啓

素金之貴有訪仙經鐫刻可竒見符神鼎撤膳器於

珍羞之席降寶玩於簞瓢之門

並藝文
類聚

謝朓

字玄暉陳郡陽夏人歷
吏部尚書郎下獄死

辭隨王子隆牋

子隆爲荊州刺史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
才猶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
以啓聞世祖勅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牋
辭子隆時荊州信去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

易點

故吏文學謝朓歿罪歿罪卽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

軍新安王記室叅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

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

言言詩 卷之四
一
歧路東西或以嗚嗚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
墜雨翩似秋帶眇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
川受納袞采一介抽揚小善故得捨耒場圃奉筆兔
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濶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
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
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
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葦輕舟反溯弔
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恩德滋深惟
待青江可望候歸艤於春渚朱邱方開效蓬心於秋
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

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謝宣城集○願

南齊書作思翮作
廳亂南史作泛

爲王敬則謝會稽太守啟

敬則晉陵南沙人歷
太尉大司馬舉兵反

誅敗

臣本布衣不謀遠大折衝之勤不舉燮理之義何階
常恐覆餗是貽咎徵斯應陛下繼歷聖統日月重光
得以桓珪袞服拜奉歲時視濯獻牲鞠躬郊廟而鴻
恩妄假覆授龜符玉節邁於雙璜表東侔於四履臨
邊三事旣謝張溫潁川再撫亦慙黃霸

眇爲敬則婿
其謀起兵眇

先啓
聞

謝隨王賜紫黎啓

味出靈關之陰旨珍玉津之滋豈徒真定歸美大谷
慙滋將恐帝臺妙棠安期靈棗不得孤擅王盤獨耳
仙席雖秦君傳器漢后推飡望古可儔於今何答

謝隨王子隆賜左傳啓

昭晰殺青近發中汗恩勸挾策慈勗下帷眺未窺山
笥早惜河籀業謝專門說非章句庶得旣困而學括
羽瑩其蒙心家藏賜書籙金遺其貽厥披覽神勝吟

諷知厚

並藝文類聚○
窺初學記作覩

謝朓

字敬冲莊次子歷授
中書監司徒衛將軍

與王儉書

夫所貴天下之士者何其上則闕景山壑凌氣風霞
次則收緡捨築鬱爲上佐次則服秦楚而辭其功振
燕魏而逃其賞凡此數輩皆英懿之士也自茲已降
參差萬緒或跡著明晦或才兼默語若桓譚之褰俗
馮衍之忤時北海之凝峭中散之峻絕率以方寸之
情喪不訾之德蓋無取焉若相如之愛竒任達偉長
之淹粹弘遠樂廣融通裴楷夷淡彼四賢者並純神
絕景徇物傷意甚慕之而未可以言但心之所暗咫
尺千里志之所符滄洲曖然揣而論之寔山阿之不

肖者也

藝文類聚

與弟瀹書

瀹字義潔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

肅侍中求出為吳興太守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肅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瀹時為吏部尚書肅至郡致瀹數斛酒還書○初肅為吳興與瀹於征虜渚送別肅指瀹口曰此中惟宜飲酒瀹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為事

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南史○尺牘云今致數斛酒可力飲酒勿豫人事

虞羲

羲本集序云字子陽會稽人七歲能屬文齊始安王引為侍郎尋兼建安征虜府主簿功

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南史羲字士光餘姚人有才藻卒於晉安王侍郎○藝文類聚作虞義誤

與蕭令王僕射為袁彖求謚書

袁彖字偉才陳郡陽夏人武陵太守顛子歷位侍中隆昌元年卒謚靖子○羲求謚事南齊書及南史並不見載

表侍中體高亮之宏姿挺孤竒之逸操孝友結於衡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麗目幾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遵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等安期處顯不驚道均無歎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怡雍穆人所不聞顧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岱山委岫崑岳摧峰四海搢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物表若得橫議聖時斟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流於千載馳徽謚於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

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

藝文類聚

陸厥

字韓卿吳郡吳人歷後軍行參軍父閑坐始安王遙光反被誅厥感慟而卒

與沈約問聲韻書

先是宋太子詹事范曄與諸甥姪書自論云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為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爽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至齊永明末盛為文章厥與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顥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有平頭上尾蠡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其事云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

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制諷高麗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厥意謂不焚與約書約答之然約論四聲妙有詮辨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暗與理會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

言評語 卷六十四
大旨欲宮商相變低昂牙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黃摘句著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韻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旣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

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齬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

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沈約答書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韻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

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
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
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
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
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卽復不盡者矣
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
此並南齊書○炳南史作
煥末句亦不辨盡此

樂藹

字蔚遠南陽清陽人仕齊爲南康王
西中郎詒議參軍入梁終廣州刺史

與竟陵王子良牋

豫章文獻王嶷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性汎
愛不樂聞人過失嘗爲江荆湘三州刺史羣

吏中藹與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
被親禮薨後藹與竟陵王子良牋

道德以可久傳聲風流以浸遠揮稱雖復青簡締芳
未若玉石之不朽飛翰圖藻豈伊雕篆之無沫丞相
冲粹表於天真淵照殆乎機象經邦緯民之範體國
成務之規故以業茂惟賢功高則哲神輝眇邈獻筭
不追感纏奉車恨百留滯下官夙稟名節恩義軫慕
望墜結哀輒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壟首庶徽
猷有述茂則方存昔子香淳德留銘江介鉅平遺烈
墮淚漢南況道尊前往惠積聯綿者哉下官今便反
假無由躬事刊斲須至西州鳩集所資託中書侍郎

劉繪營辨

與右率沈約書

藹與約書求爲豫章王碑文約答書辭之建武中第二子子恪托約及太子詹事孔稚珪

爲文

夫道宣餘烈竹帛有時先朽德孚遺事金石更非後
亾丞相獨秀生民傍照日月標勝丘園素履穆於忠
義譽應華袞功迹著於弼諧無得而稱理絕照載若
夫日用閔寂雖無取於錙銖歲功宏達諒有寄於衡
石竊承貴州士民或建碑表俾我荆南閱感無地且
作紀江漢道基分陝衣冠禮樂咸被後昆若其望碑

盡禮我州之舊俗傾壘罷肆鄙土之遺風庶幾前烈
或不泯墜荆江湘三州策名不少竝欲各率毫釐少
申景慕斯文之託歷選惟疑必待文蔚辭宗德僉茂
履非高明而誰豈能騁無愧之辭訓式瞻之望吾西
州窮士一介寂寥恩周榮譽澤遍衣食永惟道廕日
月就遠緬尋遺烈觸目崩心常謂福齊南山慶鍾仁
壽吾儕小人貽塵帷蓋豈圖一旦遂投此請

沈約答書

楊云文選有此碑文又作答劉繪誤

丞相風道引曠獨秀生民凝猷盛烈方軌伊旦勅遺
之感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宜須盛述

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
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
況文獻王冠冕彞倫儀形寓內自非一世辭宗難或
與此約間闢鄙人名不入第歛酬今旨便是以禮許
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沾背也

並南齊書

張充

字延符吳郡吳人入梁歷尚書僕射吳郡太守

與尚書令王儉書

充歷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武帝嘗欲以充父緒為尚書僕射訪於儉儉對曰張緒少有清望然東土比無所執緒諸子又多薄行臣謂此宜詳擇帝遂止先是充兄弟皆輕俠充少時又不護細行故儉言之充聞之愠因與儉書儉言之武帝免充官○南史云儉以書

脫畧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為御史中丞到攝所奏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為之敗終為之成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瑯琊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
愁霖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閑鎌
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
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
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石
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
高河南降璽言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
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

言詩評註 卷之四
三
之情峰橫海岸影纓天閣旣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
終慙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臯佯狂隴畔者寔由氣
岸䟽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
崖每遘回於在世故君山直上蹙壓於當年叔陽夏
舉鞬轡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鳥畢影松阿半頃之
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
諷詠於澠池之上沉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
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驚巖罩日壯海逢天竦
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柏森陰
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

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臥風月悠悠琴
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
阻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隙略舉諸襟持
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蒼
生功橫海望入廟則協長倩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
節可謂盛德維時孤松獨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尚
眇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氓佇衣車而聳
歎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
破其潤竒禽異羽或巖際而逢迎弱霧輕煙乍林端
而菴藹東都不足竒南山豈爲貴充昆西之百姓岱

書言派語 卷之四
表之一民蠶而衣耕且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
人騁遊說蓬轉於屠博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
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於早辰鄉下之言謬延
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
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胷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
魂推衿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關山夔阻書罷莫因
儻遇樵者妄塵執事

梁書

同前

南史

頃日路長霖霞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
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遙乎前史從

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塗不一故
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
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
長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
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岸至如影纓天
閣旣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
岸踈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
崖每遘回於在世長羣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沒於
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游偃息
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罩日壯

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
松柏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
茲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臥風
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
然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
強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
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叟
佇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充崐西百姓岱表一人蠶
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游說容
與於屠博之間其權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

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胷述平生論
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惟丈人而已闕廷
夙阻書罷莫因儻遇樵夫妄塵執事

曹景宗 字子震新野人入梁歷江州刺史

答弟義宗書

景宗永明初任竟陵郡其第九弟義宗年少未
有位宦居在雍州市邊富人姓向以見錢
百萬欲埋義宗以妹適之義宗遣人送書竟
陵諮景宗景宗題書後答之義宗貪黷遂成
婚焉

買猶未得云何已賣 南史

張沖 字思約吳郡吳人歷郢州刺史進征虜將軍

報鄧元起書

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入梁為益州刺史坐罪於州獄自縊

元起為武寧太守永元末蠻帥田孔明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討平之時鄧州刺史張冲督河北軍事元起屢與冲書求旋軍冲報書乃表元起為平南中兵參軍事

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

去則荆棘生焉

梁書

張欣泰

字義亨竟陵人歷雍州刺史未行謀廢東昏侯見殺

移魏廣陵侯

此雖未言移書然亦不言為文按其體式如末語者竟是書耳

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為軍主隨崔慧景救援欣泰移虜廣陵侯

聞攻鍾離是子之深策可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豈不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覆江

橫海所以案甲于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運糧行留俱弊一時霖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以御之乃令魏主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而不拔誰之耻邪假令能拔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舻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仗不再請糧不更取士卒偃臥起而接戰乃魚鼈不通飛鳥斷絕偏師淮左其不能守皎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將假法于魏之有司以請子之過若挫兵夷衆攻不卒下驅士填隍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其當別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太武佛狸傾

一國之眾攻十雉之城歿亾大半僅以身返既智屈於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筭失所為至今為笑前鑒未遠已忘之乎和門邑邑戲載往意南齊書

庾弘遠 徐虎龍

為陳顯達與朝貴書

顯達從太祖有功歷太尉侍中出為江州刺史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啓明帝慮顯達為變欲追軍還事平乃寢及東昏立聞京師大相殺戮又知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舉兵反令長史庾弘遠司馬徐虎龍與朝貴書戰敗被殺

諸君足下我太祖高皇帝叡哲自天超人作聖屬彼宋季綱紀自頓應禪從民邁此基業世祖武皇帝昭

略通遠克纂洪嗣四關罷嶮三河靜塵鬱林海陵頓孤負荷明帝英聖紹建中興至乎後主行悖三才琴橫由席繡積麻筵淫犯先宮穢興閨闈皇陛為市廛之所雕房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尚寵必寒廝江僕射兄弟忠言屬薦正諫繁興覆族之誅於斯而至故乃狂噬之刑四剽於海路家門之豐一起於中都蕭劉二領軍竝升御座共稟遺詔宗戚之苦諒不足談渭陽之悲何辜至此徐司空歷葉忠榮清簡流世匡翼之功未著傾宗之罰已彰沈僕射年在懸車將念机杖歡歌園藪絕影朝門忽招陵上之罰何萬古之傷

言言記
卷之四
三十五
哉遂使紫臺之路絕縉紳之儔纓組之閤罷金張之
胤悲哉蟬冕爲賤寵之服嗚呼皇陛列劫豎之坐且
夫人同怨乾象變錯往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自動
昔漢池異色胥王因之見廢吳郡暫震步生以爲姦
倖況事隆於往恠疊倍於前虐此而未廢孰不可興
王僕射王領軍崔護軍中維簡正逆念剖心蕭衛尉
蔡詹事沈左衛各負良家共傷時嶮先朝遺舊志在
名節同列丹書要同義舉建安殿下秀德沖遠寔允
神器昏明之舉往聖流言今忝役戎驅亟請乞路須
京塵一靜西迎大駕歌舞太平不亦佳哉裴豫州宿

遣誠言久懷慷慨計其勁兵已登淮路申司州志節
堅明分見迎合摠勒偏率殿我而進蕭雍州房僧寄
竝已纂邁旌鼓將及南兗州司馬崔恭祖壯烈超羣
嘉驛屢至佇聽烽謀共成唇齒荆郢行事蕭張二賢
莫不案劍食風橫戈待節關畿蕃守之儔孰非義侶
我太尉公體道合聖杖德脩文神武橫於七伐雄略
震於九綱是乃從彼英序還抗社稷本欲鳴笳細錫
無勞戈刃但忠黨有心節義難遣信次之間森然十
萬飛旂咽於九派列艦迷於三川此蓋捧海澆熒烈
火消凍耳吾子其擇善而從之無令竹帛空爲後人

笑也

南齊書

崔慰祖

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始安王撫軍墨曹行參軍轉刑獄兼記室

與從弟緯書

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為四卷半成及坐始安王遙光繫尚方臨卒與緯書

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簾

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

護軍諸從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令後

世知吾微有素業也

南史

崔覺

清河東武城人

與妹書

覺為直閣將軍父慧景為平西將軍征壽陽謀察東昏侯回軍廣陵向京師兵敗彼殺覺亡命為道人見執伏法臨刑與妹書○按慧景本傳慧景回軍還廣陵司馬崔恭祖開門納之尺牘乃以覺此書為恭祖與妹大誤

捨逆旅歸其家以為大樂況得從先君游太清平古

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錐之歎以此言歿亦復何傷

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既不得附驥尾安得施

名於後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亾矣

南書

高爽

廣陵人王儉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入梁歷晉陽令

答人書

爽博學多材有人送書與爽告
躑云比日守羊困苦爽答之

南史

守羊無食何不貨羊余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五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齊五

江淹

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仕宋領南東海郡丞入齊為秘書監兼衛尉終梁金紫光祿大夫○

按淹歷宋齊梁天監四年卒在梁未久並無文績其集十卷齊時淹所自定故今屬齊

奏記詣宋南徐州新安王

子鸞字孝羽孝武帝子南徐州刺史

淹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

伏惟明公殿下列譽椒壁蜚聲冲漢爰求儒雅傍招異人削赤野之玉翦燕山之金至如淹者東國之徒步耳方斂影逃形匡坐編蓬之下遂遭煙露餘彩日



言言滄言
卷六十五
月未光惟恩知泰變色薰心淹聞齊石既撫無待巴
人之唱檀臺已構寧俟不才之木淹幼乏鄉曲之譽
長匱斤藻之德豈宜炫璞鄭氏獻鳳楚門哉願避職
吏緩其召書

到主簿日牋詣宋右軍建平王景素

淹由巴陵王右常侍轉右軍建平王主簿賓侍累年雅以文章見遇見淹自序

淹乃庸人素非奇士既慙鄒魯儒生之德又謝燕趙
俠客之節徒以結髮衛次暫聞仁義常欲永辭冠劍
弋釣畎壑而身輕恩重猥奉末光枉白璧之惠降黑
貂之私因茲感激未能自反負金羈于淮吳從後車

于河楚竟不能曜丹腹騰英聲絕白雲負蒼梧至可
知矣不謂咸池再暉瑤光重照開高天之慈布厚地
之施承命以驚巡走且失淹聞古人爲報常有意焉
至乃一說之効齊王動色一劍之感趙王解衣孤心
迴槩有殞自天

被黜爲吳興令辭牋詣建平王

景素鎮京口淹又爲鎮軍參軍事領南東海郡丞時少帝多失德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南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應行郡事乃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吳興令

淹本遷徙之徒非有儒墨之能亦以轉命溝間待殞

巖下誤得步脩楫循高軒伏層檻坐曲池承翠河之
潤降璇日之炘載筆奉后盛飾立朝於山東百姓亦
已姝甚雖蓍虵蟻拭黃塵不足以塞惠而小人狼狽
爲鬼爲馘山淵所容衣劍不貸黥赭幽圜皆非報責
仰遭大道之行草木勿踐輟鑊斂火吹魂拾骨濯以
河漢之流曝以秋陽之景叢然黔首豈不戴天竊思
伏阜九載齒錄八年以春以秋且恩且顧竟不能抑
黑質揚赤文抽精膽報慈光而自爲擁腫之異木卒
成踴躍之妖金所謂孽由已作匪降自天猶沐造化
餘靈宥以遐邑方蒙被霜露裏糧洲島缺鑿山楹爲
室永與鼃鼃爲羣猶蹶者不忘起盲者不忘視況罪
溢朔方尚駐一等之刑咎過朱崖猶緩再重之施金
石無知何以識答昔河濟荆吳必獲陪從京輔關轂
長奉帷席德音在耳話言如昨淹迺梁昌自投東極
晨鳥不蜚遷骨何日一辭城濠旦夕就遠白雲在天
山川間之眷然西顧涕下若屑

到功曹參軍牋詣齊驃騎竟陵公子良

宋昇明初齊高帝輔政聞淹才召爲
尚書駕部郎驃騎竟陵公參軍事

竊惟明使君鉞下道耀神源德鑄靈極誕涵天聽資
河炤聖譽拂宏外芳激震中故衡梁孕秀璿璣流品

變瑤光之暉贊玉燭之色功邁翊殷績起匡漢是以
赤瑕瓊寶之文睇影而夙集青亂遺風之乘晞光而
遠至如民者益不足筭所志不出繒販所學不遺祝
筮業異儒墨行乖曾史既乏脩短之術又慙啟塞之
辨不能伏軾蹲衡驚燕趙之郊黃金橫帶馳澠淄之
幣語默罕緒圓方靡樹謬以一氣之微邀百載之會
躬奉英睿身蒙青臆故以潤厚累璧恩重兼金不悟
懸黎降景靈河瀉潤復獲執羈蘭陳迎笏桂序漏越
之琴竊莊文之價缺齧之劍盜須哀之名心羞秦勝
志慮楚犢抱魄踴躍憂集如熏鑄感何日銘報焉期

獄中上建平王書

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廣陵令
郭彥文得罪辭連淹繫州獄淹獄中上書曰景
素覽書卽
日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
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
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
夫義士伏歿而不顧者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
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
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
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

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
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
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
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常欲結纓伏劍少
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
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
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
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
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
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士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

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
議雲臺之上次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
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尺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
聞積毀銷金積讒糜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
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
能自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
至於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
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
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
當鉗口吞舌伏七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

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
 洛榮光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
 仁沐義昭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
 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鬼不
 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
 因執事以聞此心既照歿且不朽

齊臺梁書作齊堂謂徒虛語作始謂徒語憐察作憐鑿顧作賜國士之分下有矣字每一念來上有是以二字尺寸作分寸錐刀作刀錐利哉下有然字遠作古二子作二才如是作如此至於下官作如下官○南史伏死而不顧者以此也憐察作察民作人名聲作聲名次則虜南越作退則至於作至如昭景飲醴而已

報表叔明書
表炳字叔明陳郡陽夏人歷國常侍員外郎府功曹臨相令淹為傳

淹出獄後尋舉南徐州秀才對冊上第轉巴陵王國左常侍按書去歲迫名茂才疑此時

僕知之矣高臯為別執手未期浮雲色曉悵然翬飛
 前辱贈書知命僕息心越地採藥稽山友人幸甚去
 歲迫名茂才冬盡不獲有報引領於邑情詎可及足
 下推僕者不一二談也僕聞狂士之行有三竊嘗志
 之其竒者則以紫天為宇環海為池裸身大笑被髮
 行歌其次則堅坐崩岸僵臥深窟朝食松屑夜誦仙
 經其下則辭榮城市退耕巖谷塞逕絕賓杜墻不出
 然者皆羞為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而況其鄉黨
 乎或有社稷之士入而忘歸則爭論南宮之前衛主

於邪伏身北闕之下納君於治至乃一說之奇驚畏
左右一劍之功震慄鄰國夫能者惟橫議漢庭怒髮
燕路且猶不數而況於鄰里乎若僕之行止已無可
言矣材不肖文質無所直徒以結髮游學備聞士大
夫言曰在國忠處家孝取與廉交友義故拂衣於梁
齊之館抗手於楚趙之門且十年矣容貌不能動人
智謀不足自遠竟慙君子之恩卒離飢寒之禍近親
不言左右莫教涼秋陰陰獨立閑館輕塵入戶飛鳥
無迹命保琴書而守妻子其可得哉故國史小官也
而子長爲之執戟下位也而子雲居之僕非有輕車

驃騎之略交河雲險之功幸以盜竊文史之末因循
卜祝之間故俛首求衣歛眉寄食耳若十口之糲去
於飢寒從疾舊里斥歸故鄉箕坐高視舉酒極望雖
五侯交書羣公走幣僕亦在南山之南矣此可爲智
者道難與俗士言也方今仲秋風飛平原影色水鳥
立於孤洲蒼葭變於河曲寂然淵視憂心辭矣獨念
賢明蚤世英華殂落僕亦何人以堪久長一旦松柏
被地墳壟刺天何時復能銜杯酒者乎忽忽若狂願
足下自愛也

與交友論隱書

淹少孤貧好學沈靜寡交游其自序云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徒所與神遊者惟陳留袁叔明而已爲吳興令三載復還京師值世道已昏守志閒居不交當軸之士

淹者海濱窟穴弋釣爲伍自度非竒力異才不足聞見於諸侯每承梁伯鸞臥於會稽之墅高伯達坐於華陰之山心常慕之而未能及也嘗感子路之言不拜官而仕無青組紫紱龜紐虎符之志但欲史曆巫卜爲世俗賤事耳而影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敗何則性有所短不可韋弦者有五一則體本疲緩臥不肯起二則人間應脩酷懶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言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愚婞妄發輒被

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耶知短而不可易者所謂輪推分定也猶如雞鶩之有毛不能得鸞鳳之光采矣況今年已三十白髮雜生長夜輾轉亂憂非一以溘至之命如星殞天促光半路不攀長意徒自欺取筋駑髓冷姝多災恙心頑質堅偏好冥默旣信神農服食之言久固天竺道士之說守清淨煉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願拾薇藿誦詩書樂天理性斂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猶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鳥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若乃登

峨嵋度流沙殄金石讀仙經嘗聞其驗非今日之所
言也誰謂難知青鳥明之貴布筆墨然亦焉足道哉
爲建平王慶改號啓
竊以皇衢永謚則玉曆惟禎國慶方夷則繩澤式茂
故五鳳協年甘露應號況今道潤衍溢頌祉載繁嘉
生蠲慶風雲瑞節旣覲昭晨方鑄昌化延守一隅無
以自屈不勝荒情

爲建平王讓鎮南徐州刺史啓

臣言臣誓惟殃釁頰寫曲折慊慊狂愚冀蒙哀弔而
聖旨懸嚴便賜斷表神乖意失音影何地吞悲茹號

情膽載絕臣荒昧神氣爰自幼稟分踰鼎貴秩高外
州臣乏素能或所不任況在憂年必取黜辱特爲開
非常之恩借權製之義紊禮滅經實翦治本臣又能
身祈命請一感天地躑躅表啓心容已覩猶疑大道
之行墨緣不興孝治天下通喪獲遂陛下覆被仁明
品物無漏豈於微臣獨不蠲鑿焦鯁在躬輒復塵觸
伏願暫輟聽覽少憐苦草則臣歿之日猶生之年臨
啓恍惚竟識無主不勝殞越怵息之心

爲建平王謝賜石硯等啓

臣言奉勅賜石硯及法書五卷天旨又以臣書小進

更使勤習敬閱籀篆側觀硯功張衛慙竒金瓊羞麗
臣夙乏翰能素謝篇伎空賁恩輝徒隆茲斝方停煙
墨永砥學玩仰結聖造伏銘私荷不任下情
為建平王謝玉環刀等啓

奉勅賜玉環刀等五種珍器缺伏蒙伏蒙降節軼采
朱跨影懸魄崑岡歸琛闕山慙寶謹龍紉表以元握
睇垂允既深銘佩更積不任下情

蕭領軍讓司空并敦勸啓齊高帝以宋元徽初平桂陽王休範遷散

騎常侍中領軍及蒼梧王見殺迎立順帝進位侍中司空錄尚書事

臣某言臣泐心之請丹識以傾詔旨冲挹便賜斷表

伏聞當遣王人猥垂獎勸仰天光休俯增驚厲中謝
臣以為槐鉉之任百王攸先具司是屬冠冕式瞻化
曜昌輝連基政務事深崇替迹豫興衰故道富一時
則風行明令才乏通權則山摧河泣既澆汨蒼祗將
紊毀身國臣進退惟疑再三自顧實以陋情悲忘寵
極但畏軼超疲伍廼參鼎軸無德而貴豈敢偷存才
怯任重物所不恕故弱識褊槩頻布前辭枯木朽株
永隔蠲恕豈特大車方塵小雅有廢而已哉將據致
寇之悔取鑒於茲矣且皇華之命居上之鴻私鳳舉
之招為下之殊榮國勲必書史不謬牘況臣連牧圉

岳董率職方既鑠近古垂耀中葉揆望揣實爲泰已甚而迺復降朱輪之使方枉青冊之勸寤寐悵灼諒無以任輒重素誠冒覬神炤伏願皇靈特垂開愍賜停正台之職并缺允勸之使餘所榮忝誓不敢辭肅恭外屏祈迴恩授則於臣慊欵復爲惠造不任憂戴匪惶之情

蕭太尉子姪爲領軍江州兗州豫州淮南黃門

謝啓

齊高帝立宋順帝二年進位太尉

臣公言臣頻結崇寵亟延上爵休恩動俗烈榮振古鴻品清飾已藹金圖秀鼎號銘共茂瑤篆永言戚慮

鑿寐殷心況乃秩洽朝門慶霑國珮弱息臣諱嶷映晃等文不昭典武不定功出內帷闡升降貂綬或振迹領候職贊禁錡或騰允江甸任鈞屏翼河兗衝要旣濫北門之管淮豫險捍又謬西偏之寄兄子臣鸞忝守近畿嫡孫臣某載華省闈皆倏忽晷景頽煩升荷雖咸聲愚識恪居匪替豈足以少塞神渥裁酬皇眷囂黷一盈慙厲彌積談天之辨不能爲臣陳辭雕龍之文無以爲臣飾愧靜然肅念衷徊交集不任憂感沐浴之情

並江文通集○諱爲武帝名贍

梅侯祚閱南齊五卷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五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六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梁一

武帝

姓蕭名衍字叔達齊高帝族弟子仕相國封梁王篡齊國號梁都建業在位四十八年為

侯景幽逼薨廟曰高祖

答蕭穎胄

穎胄字雲長蘭陵人齊冠軍將軍

高祖為雍州刺史將起義師東昏以劉山陽為巴陵太守使過荊州就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及至巴陵高祖遣參軍王天獸賫書與穎胄兄弟以疑山陽山陽果疑不上穎胄乃斬天獸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高祖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二月遽便進兵恐非廟筭高祖答之發襄陽穎胄領兵會于軍

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況所藉義心一時驍銳事事
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童兒立異便
大事不成今太白出西方杖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
不利處分已定安可中息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
須待年月乎

喻表昂手書

昂仕齊爲吳興太守永元末義師至州牧郡
守皆望風降欵昂獨拒境不受命高祖手書
喻昂昂答之建康城平昂束身詣闕高祖宥
之不問也○南史江革傳云武帝入石頭時
吳興太守表昂據郡拒義不從革製書與昂
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歎之令與徐勉
同掌
書記

夫禍福無門興亾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
再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旣未悉雅
懷聊申往意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
甚天未絕齊聖明啓運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
前驅掃除京邑方撥亂反正伐罪弔民至止以來前
無橫陣今皇威四臨長圍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
銳卒萬計鐵馬千羣以此攻戰何往不克況建業孤
城人懷離阻面縛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勢不云
遠兼熒惑出端門大白入氏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
於下不謀同契寔在茲辰且范岫申胄久薦誠欵各

率所由仍爲犄角沈法瑀孫肸朱端已先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旣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謂其非求之明鑒實所未達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退則長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不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所懷故致今白

悉南史作喻兆民作億兆執作當由作守未足作未是

袁昂答書

昂見後

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

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近奉勅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屈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陳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滄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遂以輕微爰降重命震灼於心忘其所厝誠推理鑒猶懼威臨

並梁書○師南史作軍衆軍作衆師

與蕭寶寅書

寶寅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魏雍州刺史謀反賜死

寶寅本齊建安郡王及高祖克建業殺其兄弟寶寅潛逃入魏封齊王靈太后臨朝高祖遣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魏除寶寅爲鎮東將軍以拒之高祖手書與寶寅寶寅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魏朝爲之報答

謝齊建安王寶寅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中值北寇華陽地絕一隅內無素畜外絕繼援守危䟽勒計踰田單卒能全土破敵以弱爲彊使至之日君臣動色左右相賀齊明帝每念此功未嘗不輟箸咨嗟及至張永崔慧景事大將覆軍於外小將懷貳於內事危累卵勢過綴旒亾兄忠勇奮發旋師大峴重圍累

日一鼓魚潰克定慧景功踰栢文亾弟衛尉兄弟戮力盡心內外大勲不報翻罹荼酷百口幽執禍害相尋朕於齊明帝外有龕敵之力內盡帷幄之誠日自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外亦復不免遂遣劉山陽輕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迫勢不得已所以誓衆樊鄧會踰孟津本欲翦除梅蟲兒茹法珍等以雪冤酷拔濟親屬反身素里屬張穆王珍國已建大事實眚子晉屢動危機迫樂推之心應上天之命事不獲已豈其始願所以自有天下絕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耳勿謂今日之位是爲可重朕之

視此曾不如一芥雖復崆峒之蹤難追汾陽之志何
遠而今立此堰卿當未達本意朕於昆蟲猶不欲殺
亦何急爭無用之地戰蒼生之命也正為李繼伯在
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掠一村
一里若小相訓答終無寧日邊邑爭桑吳楚連禍所
以每抑鎮戍不與校計繼伯既得如此濫竊彌多今
脩此堰止欲以報繼伯侵盜之後既非大舉所以不
復文移北土卿幼有倜儻之心早懷縱橫之氣往日
卿於石頭舉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真其
時矣雖然為卿計者莫若行率此眾襲據彭城別當

遣軍以相影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國
廟并卿室家及諸姪從若方欲還北更設奇計恐機
事一差難重復集勿為韓信受困野雞

魏書○懿字元達高祖長

兄仕齊歷梁南梁二州刺史遷益州人為尚書令弟暢為衛尉懿為東昏所害梁初追封長沙王暢衡陽王○東昏侯立寶寅開府領石頭戍事東昏昏狂直後劉靈運等謀奉寶寅事敗以為人所逼不罪責也

勅昭明太子統統見後

太子性至孝母喪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食雖屢奉勅勸逼日進一溢不嘗菜果之味

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餘病正為汝如

此曾中亦圯塞成疾故應強加餽粥不使我恒爾懸

心 蔡南史作瘦圯 作填使作俟

勅晉安王綱即簡文帝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爲晉安府長史乃勅晉安終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

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

勅報皇太子

武帝銳意儒雅疎簡刑獄姦吏招權巧文弄法是後囚徒或有優劇大同中簡文爲皇太子在春宮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帝手勅報之竟弗之從

頃年以來處處之役惟資徒謫逐急充配若科置繁細義同簡約切須之處終不可得引例興訟紛紜方

始防杜姦巧自是爲難更當別思取其便也隋書

勅湘東王繹釋即元帝

繹爲會稽太守以到漑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高祖勅之

到漑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閒有進止每須諮訪

梁書

敕廬陵王績績字世訢武帝第五子

賀拔勝字破胡有膽畧爲魏都督荊州刺史多所克捷時績爲雍州刺史武帝勅績績城守不敢出

賀拔勝北間驍將亦宜慎之勿與爭鋒魏書

與始興王憺憺字僧達武帝弟

蕭子雲書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

當與元常並驅爭先梁書蕭子雲傳子雲書跡雅為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曰云云

不言與始興王尺牘豈別有據

詔西豐侯正德正德見後

武帝初養正德為子及生昭明太子正德還本心常怏怏以黃門侍郎為輕車將軍奔魏復逃歸特復本封志行淫虐普通六年隨豫章王北侵輒棄軍委走為有司所奏下獄帝復詔之徙臨海郡

汝以猶子情兼常愛故越先汝兄剖符連郡往年在蜀昵近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郡殺戮無辜劫盜財物雅然無畏及還京師專為逋逃乃至江

乘要道湖頭斷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閉晏開又奪人妻妾略人子女徐敖非直失其配匹乃橫屍道路王伯敖列卿之女誘為妾媵我每加掩抑冀汝自新了無悛革怨讐逾甚遂匹馬奔亡志懷反噬遣信慰問冀汝能還果能來歸遂我夙志謂汝不好文史志在武功令汝杖節董戎前驅豈謂汝狼心不改包藏禍胎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今當宥汝以遠無令房累自隨勅所在給汝稟餼王新婦見理等當停太尉間汝餘房累悉許同行

勅貞陽侯淵明淵明見後

武帝既納侯景大舉北侵以淵明為都督水陸諸軍趣彭城勅曰云云淵明師次彭城呂梁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于堞魏遣將赴救兵敗被執

侯景志清鄴洛以雪讐耻其先率大軍隨機撫定汝等衆軍可止於寒山築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沈孤城自殄慎勿妄動

手勅宜豐侯脩脩字世和鄴陽王恢子

脩為梁秦二州刺史長史范洪胄有田遇蝗脩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忽有飛鳥千羣蔽日而至食蟲遂盡帝璽書勞問手詔曰

犬牙不入無以過也

與諸王及吳平侯景書景字子昭高祖從父弟歷郢州刺史

周捨字昇逸顓子拜尚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捨出先是武帝與諸王及吳平侯書云

弟捨立議引武王周公故事皆曰汝從之並南史

與何胤書胤字子季點弟初胤二兄求點並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為大

山胤為小山

胤仕齊領臨海巴陵王師拜表辭職以會稽山多靈異往居若邪山雲門寺高祖霸府建引為軍謀祭酒與胤書

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懽也既內絕心戰外勞物後以道養和履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賞是為樂土僕推遷薄宦自東徂西悟言素對用成睽闕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懽遇曳裾儒肆

實欲臥遊千載畋漁百氏一行爲吏此事遂乖屬以
世道威夷仍離屯故投袂數千剋黜豐禍思得矚卷
諮欵寓情古昔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清襟素託栖
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隱淪旣俯捨青組又脫屣朱
黻但理存用捨義貴隨時往識禍萌實爲先覺超然
獨善有識欽嗟今者爲邦貧賤咸耻好仁由已幸無
凝滯比別具白此未盡言今遣候承音息矯首還翰
慰其引領

手勅何胤

藝文載沈約
爲高祖作

高祖踐阼詔胤爲特進右
光祿大夫手勅胤胤不就

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蒙蔽昧於治道雖復
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息舉之
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
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汨流所至莫
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爲
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
世務紜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
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
意遲面在近

果至胤單衣鹿巾執經卷
下牀跪受詔書就席伏讀

又勅

高祖凡再勅亂於是遣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亂以若邪迫隘不容生徒乃遷

秦望山

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搢紳尠聞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未移當展興言爲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旣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行脩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堂寘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

又勅

比歲學者殊爲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

一念此爲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當勅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興

又勅

亂兄點天監三年卒高祖勅與亂

賢兄徵君弱冠拂衣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寄之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朕膺錄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旣貴成雅俗野有外臣宜弘此難進方賴清徽式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角巾引見宵然汾射茲焉有託一旦萬古良

懷震悼卿友于純至親從凋亡借老之願致使反奪
纏綿永恨伊何可任永矣奈何

手詔何點

點字子皙廬江
鬻人尚之孫

點宋末齊初累徵不應高祖與點有舊及踐
阼手詔與點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賦詩置
酒恩禮
如故

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脩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
樂也暫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
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
踐九等談天人叙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
皮弁謁于桓伯況以縠綃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前

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

並梁書

勅謝朓

藝文載沈約為武帝
與謝朓勅朓見齊

初高祖進位相國表請徵朓與何胤為府軍
諮祭酒不至及踐阼徵朓與胤又並不屈仍
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朓詣闕
自陳詔以為侍中司徒尚書令

吾以非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賢思隆治道而明不遠
燭所蔽者多實寄賢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
所宜弘激貪厲薄義等為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
復執文經武各脩厥職羣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
靜俗變教論道自非箕穎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虛心
側席屬想清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

言言淵源 卷之六
蘿襲袞出野登朝必不以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不降
其身不屈其志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
兼立表義軒邈矣古今殊事不獲摠駕崆峒依風問
道今方復引領雲臺虛已宣室紆賢之愧載結寢興
藝文類聚

勅答王珍國

珍國見前

珍國斬齊東昏奉首歸高祖授右衛將軍辭不拜又授徐州刺史復賜金帛珍國又固讓勅答之

昔田子泰固辭絹縠卿體國情深良在可嘉

手詔陳慶之

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歷南北司二州刺史

慶之由文德主帥轉東宮直閣隸領軍曹仲宗伐魏渦陽據其城衆軍乘勝前頓城父高祖手詔嘉之

本非將種又非豪家缺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竒
略善克令終開朱門而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
丈夫哉

並梁書

勅徐勉

勉見後

傳揚徐首迎主簿盡選國華中正取勉子崧充南徐選首帝勅之勉耻以其先爲戲答旨不恭左遷散騎常侍

卿寒士而子與王志子同迎偃王以來未之有也

南史

手勅劉孝綽

孝綽見後

言言清言 卷之六
孝綽為太子舍人俄以本官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勅答之

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

手勅劉之遴

之遴見後

之遴領步兵校尉出為郢州行事意不願出固辭高祖手勅遂為有司奏免

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既內足理忘奉公之節

詔答劉之遴

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之高祖詔答

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詞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

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

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脩穀梁

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鑿

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

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

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温故可求別酬

所問也

並梁書○稟南史作宗脩作循

乃作久冬作秋搜作披取作欲

手勅張率

率字士簡吳郡吳人歷新安太守
率為司徒謝朓掾直文德待詔
省奏待詔賦高祖手勅答之

二子於金馬矣

梁書

手詔到漑

漑字茂灌太原祁人彥之從孫歷國子祭酒

漑子鏡先漑卒鏡子蓋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受詔便就後漑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漑

得無貽厥之力乎

南史

手勅沈衆

衆字仲師特進約之孫梁左民尚書入陳遷中書令兼起部尚書賜死

衆為太子舍人武帝制千字詩衆為之注解令衆為竹賦賦奏帝善之手勅答曰

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

陳書

賜左丞范縝璽書

縝見後

王亮字奉叔瑯琊臨沂人仕齊為尚書右僕射中護軍義師至新林內外百官皆送誠款

亮獨不遣及高祖踐阼授侍中中書監天監二年元日朝會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詔廢為庶人縝面陳其枉任昉因奏劾縝高祖復下璽書詰縝縝答支離而已

亮少乏才能無聞時輩昔經冒入羣英相與豈薄晚節諂事江祐為吏部末協附梅蟲兒茹法珍遂執昏政比屋罹禍盡家塗炭四海沸騰天下橫潰此誰之咎食亂君之祿不歿於治世亮協固凶黨作威作福靡衣玉食女樂盈房勢危事逼自相吞噬建石首題啓靡請罪朕錄其白旗之來貫其既往之咎亮反覆不忠姦賄彰暴有何可論妄相談述具以狀對

梁書

答蕭昱手詔

昱字子真武帝從父弟歷晉陵太守

昱志願邊州高祖以其輕脫無威望不許遷給事黃門侍郎昱上表解職高祖手詔答之

昱表如此古者用人必前明試皆須績用既立乃可自退之高昔漢光武兄子章與二人竝有名宗室就欲習吏事不過章為平陰令與為緱氏宰政事有能方遷郡守非直政績見稱即是光武猶子昱之才地豈得比類焉往歲處以淮南郡既不肯行績用為招遠將軍鎮北長史襄陽太守又以邊外致辭改除招遠將軍永嘉太守復云內地非願復問晉安臨川隨意所擇亦復不行解巾臨郡事不為薄數有致辭意欲何在且昱諸兄遞居連率相繼推轂未嘗缺歲其

同產兄景今正居藩鎮朕豈厚於景而薄於昱正是朝序物議次第若斯於其一門差自無愧無論今日不得如此昱兄弟昔在布衣以處成長於何取立豈得任情反道背天違地孰謂朝廷無有憲章特是未欲致之于理既表解職可聽如啓

昱兄景昌昂並為刺史

勅責賀琛

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歷金紫光祿大夫

琛普通中遷散騎常侍是時皆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啓陳事條封奏高祖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勅責琛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有指斥

蹇蹇有聞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見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替懷

抱每苦倥傯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
同於鬪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
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
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獻替莫
不能言正旦獸罇皆其人也卿可分別言事啓乃心
沃朕心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民
失安居牧守之過朕無則哲之知觸向多弊四聰不
開四明不達內省責躬無處逃咎堯爲舜主四凶在
朝況乎朕也能無惡人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
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出某刺史橫暴某太守

貪殘某官長凶虐尚書蘭臺主書舍人某人姦猾某
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聽公車上書
四凶終自不知堯亦永爲闇主卿又云東境戶口空
虛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驚困邑宰
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並何
姓名廉平掣肘復是何人朝廷思賢有如飢渴廉平
掣肘實爲異事宜速條聞當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
民訟或復軍糧諸所颺急蓋不獲已而遣之若不遣
使天下枉直云何綜理事實云何濟辦惡人日滋善
人日蔽欲求安臥其可得乎不遣使而得事理此乃

言言語語 卷之六
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能到在所不威而伏豈不
幸甚卿既言之應有深見宜陳秘術不可懷寶迷邦
卿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糜費已如前
答漢文雖愛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下以此而
治朕無愧焉若以下民飲食過差亦復不然天監之
初思之已甚其勤力營產則無不富饒惰游緩事則
家業貧窶勤脩產業以營盤案自己營之自己食之
何損於天下無賴子弟惰營產業致於貧窶無可施
設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曰同富富有不同慳而
富者終不能設奢而富者於事何損若使朝廷緩其

刑此事終不可斷若急其制則曲屋密房之中云何
可知若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
乎更相恐脅以求財帛足長禍萌無益治道若以此
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
蔬而已意粗得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
若以爲功德事者皆是園中之所產育功德之事亦
無多費變一瓜爲數十種食一菜爲數十味不變瓜
菜亦無多種以變故多何損於事亦毫芥不關國家
如得財如法而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國
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累

書言評語 卷六
歲月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得其利我得其利營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財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辭辯論卿又云女妓越濫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妓樂至於勲附若兩掖亦復不聞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竝宜具言其人當令有司振其霜豪卿又云乃追恨所取爲少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貪廉各用勇者可使進取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捍禦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齊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

起育民必無成功若使吳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廢今之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更任彼亦非爲朝廷爲之傳翼卿以朝廷爲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無有淫佚朕頗自計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觀見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

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今慊言便罔知所答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此又是誰何者復是詭事今不使外人呈事於義可否無人廢職職可廢乎職廢則人亂人亂則國安乎以咽廢殮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

亂猶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爲馬卒有閻樂望夷之禍王莽亦終移漢鼎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復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繩逐竝復是誰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國容戎備何者宜省何者未須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民何處興造而是役民何處費財而是非急若爲討召若爲徵賦朝廷從來無有此事靜息之方復何者宜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卿云若不及於時大息其民事至方圖知無及也如卿此言卽時便是大役其民是何處所卿云國弊民疲誠如卿言終須出

其事不得空作漫語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國彊兵
之術急民省後之宜號令遠近之法竝宜具列若不
具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頰舌凡人有爲先須內省
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卿不得歷詆內外而不極言其
事佇聞重奏當後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庶亂羊
永除害馬長息惟新之美復見今日

並梁書

詔許慧詔

太中大夫瑯琊王敬胤以天監八年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旒一蘆蔕籍下一枚覆上吾氣絕便沐浴籃輿載尸還忠侯大夫塋中敬胤外甥許慧詔因阮研以聞詔曰

敬胤令其息崇素氣絕便沐浴籍以二蘆蔕鑿地周

身歸葬忠侯此達生之格言賢夫玉匣石槨遠矣然
子于父命亦有所從有所不從今崇素若信遺意土
周淺薄屬辟不施一朝見侵狐鼠戮厥已甚父可以
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內易棺此自奉親之情籍土
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捨兩取以達父子之志棺周
于身土周于槨去其牲奠歛以時服一可以申情二
可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歿無辱此故當爲安也

南史

脚氣帖

數朝脚氣轉動不得多有憂懸情也二謝處委曲復
當有情故舊數有書問不可復有興也知何時再言

書言評語 卷之六
話報之米云偽

曹郢州帖

衆軍行人最今封如別曹郢州近遣樊士真領三百人猶在漁湖其應用行合應有四千人故指白蕭衍

疏淳化帖○米云偽○曹郢州曹景宗也

書記同詮卷第六十六 終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七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梁二

簡文帝

名綱字世纘武帝第三子初封晉安王昭明太子薨立為皇太子在位二年為侯景所弒廟曰太宗

與湘東王繹書

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梁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太宗在藩庾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與湘東王書論之○藝文載作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踈爭爲闡緩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弃俱爲盍各則

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感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屈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曾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卻克於邯鄲入鮑忘臭効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

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
 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
 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
 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
 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
 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
 非第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吾子建一共商摧辯
 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
 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耻譬斯袁紹畏見子
 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梁書○謝康樂

靈運裴鴻臚子野○儒鈍南史作儒鈍昔賢下有以
 字茂絕作義絕覆量作覆量妍手作妍耳藝文作有
 異巧拙終媿醜妍文之橫流作文章橫流無可與語
 吾子建南史作無可與晤思吾子建朱丹作朱白

答湘東王慶州牧書

雖心慕子文申威涿郡意存士雅慷慨臨江而不能
 遂封狼居之山永空幕南之地逐北聊城追奔瀚海
 必欲卷綬避賢辭病收迹

答湘東王上王羲之書

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真草皆得似望城扉
 如瞻星石不營雲飛之散何待曲辱之丹方當奉彼
 庭中置之帳裏乍楷桐鈎時懸欹案戢意之深良不

能已

答南平嗣王餉舞簾書

南平嗣王名恪

濯龍之木文芻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為薦未若五籬
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製雲母之脩竹南湘
點淚喻也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答定襄侯餉臥簾書

定襄侯名祗字敬叔衡山侯恭弟

筠篁多品篠蕩雜名校色比奇獨此為貴自含蒼紫
似久暴於柯亭乍舒黝素若屢霑於湖水三伏餘炎
九折成用便可旅食南館高臥北牕

北戶錄作謝竿

答新渝侯和詩書

新渝侯名映字文明初封廣信縣侯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
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為古
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
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
新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功鳴瑟向趙
始覩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誠當陽公大心書

大心字仁恕簡文帝子後封尋陽王侯景亂遇害

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惟學歟所以孔
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若使墻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

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答安吉公主餉胡子一頭書

一頭見北戶錄

方言異俗極有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貌不使去來
執轡媿彼青衣正當出入燒香還依丹轂豈直王濟
女奴獨有羅袴方使樂府行胡羞論歌舞垂賚新奇
伏增荷忭

南史云武帝女臨安安吉長城三王並有文才而安吉最得令稱

與劉孝綽書

孝綽嘗爲廷尉正簡文帝爲晉安王中普通四年爲平西將軍雍州

刺史按此書意乃其時也

執別灞澹嗣音阻澗合壁不停旋灰屢徙玉霜夜下
旅雁晨飛想涼燠得宜時候無爽旣官寺務煩簿領

殷湊等張釋之條理同于公之明察雕龍之才本傳
靈虵之譽自高頗得暇逸於篇章從容於文諷頃擁
旄西邁載離寒暑曉河未落拂桂棹而先征夕鳥歸
林懸孤帆而未息足使邊心憤薄鄉思遄迴但離澗
已久載勞寤寐佇聞還驛以慰相思

答張纘謝示集書

綱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
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
歌可輟乎不爲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
植亦小辨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樂景

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
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二邊
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
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
寓目寫心因事而作參初學記作三且晴作朝晴詠作謳
與蕭臨川書蕭子顯宗正卿出爲臨川內史子雲太府卿爲臨川內史未定爲何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登舟已積
殊足勞止解維金闕定在何日八區內侍厭直御史
之廬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應分竹南川剖符
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旣啓復乖雙

闕之宴文雅縱橫卽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剋想
征艫而結歎望桂席而霑衿若使弘農書疏脫還鄴
下河南口占儻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覲朱明之
詩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之岐路眷慨良深愛護波
潮敬勗光彩

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

赤牘作武帝答誤見載藝文

得所送飛白書縑屏蠶十牒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
而擅竒乍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
待金璫便覩蟬翼聞諸衣帛前哲未巧懸彼帳中昔

賢掩色

牒一作疊○書斷云武帝謂蕭子雲言頃見王獻之書白而不飛卿書飛而不白可斟酌

為之令得其秉子雲乃以篆文為之
雅合帝意 據此豈或武帝答耶

答徐摛

摛字士秀東海剡人太宗初為太子
轉家令兼掌管記後除太子左衛率

山濤有言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
務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裨聖政
以此慙惶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
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
形勢介胄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
閒可來高門之地徒重玉饌羅前黃金在握泥訾粟
斯容與自憙亦復言羲軒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
良足長歎 王云按此書端為朱异老姦發臺城
之厄寧無遺恨千載而下讀之如新

與徐摛書

時設書幌乍置筆牀

北戶錄○段公路云南
朝呼筆四管為一牀

與魏南荊州刺史李志書

志字鴻道頓丘衛國
人魏通直散騎常侍

彪子建義初為南荊州刺
史歸梁○舊作東荊州誤

卿門世奕葉中州舊族自金天失馭帝鼎南遷衣冠
播越不及俱邁豈可屈志羶戎久淪胡壤今皇師外
埽天鉞四臨海蕩電飛雲蒸雨合所摧所剋是卿之
具聞也且偽國沸騰四方幅裂主虐臣姦牝雞亂政
若能早識事機翻歸有道豈直圖形長樂刻像鍾鼎
時事易差相思勉厲但明月闇投昔人為誠鄰藩贈

藥有可虛懷密驛輕郵側望歸簡

並藝文類聚。奕葉一作英華。

與湘東王令

王規字威明瑯琊臨沂人騫之子為太子中庶子大同二年卒太子出臨與湘東王令。世說新語補及尺牘作昭明太子誤昭明以中大通三年四月薨七月立簡文帝為皇太子至六年後始改元大同而王規以大同二年卒則所稱皇太子者正簡文也是時昭明凡薨五年矣梁書紀傳自明

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適正神峰標
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
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
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

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劉謂孝綽

又

蕭愷子雲第二子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太宗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叔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並召時才賦詩愷詩先成其辭又美太宗與湘東王令

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為才子

與衡山侯恭手令

恭字敬範南平王偉子

雍州蠻引魏寇詔恭赴援仍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太宗少與恭游特被賞狎至是手令恭至州治果有聲績

彼士流骯髒有關輔餘風黔首扞格但知重劍輕歎
降胡惟尚貪恹邊蠻不知敬讓懷抱不可阜白法律

無所用施願充實邊戍無數遷徙謀候惟遠箱庾惟積長以控短靜以制躁早蒙愛念敢布腹心

與劉孝儀令

尺牘作昭明太子此與前論王規之誤一也

劉遵字孝陵彭城安上里人有學行工文爲晉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王轉南徐州治中後爲雍州復引爲安北諮議參軍帶印縣令及王立爲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宮偏蒙寵遇大同元年卒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

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瞻玄黃成采旣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

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權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

所賴故人時相媿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與善
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
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爲誌銘并爲撰
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噓使得騁其才用
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既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已已
耳

梁書

○馴雉南史作馴翟○右自與湘東王令
至此雖並稱令然實書也與他令固自不同

劉孝儀上東宮啓

亾從弟遵百行無點千里立志同氣三荆之友假寢
十起之慈皆體之於自然行之如俛拾自碣宮陪宴
釣臺從幸攀附鱗翼三十餘載茫昧與善一旦長辭

劍匿兇芒壁碎符采躬搖神筆親動妙思雖每想南
皮書憶阮瑀行經北館歌悼子侯不足輩此深仁齊

茲舊愛

藝文類聚○立志
尺牘作同志誤

慶洛陽平啓

自函洛榛曠獯獫存食久絕正朔之風不覩輶軒之
使乘此戰心負斯戎足每興燔燧之警常勞守障之
民自非聖略弘宣天綱遐頓豈能使漢地盡收名王
爭入方今九服大同萬邦齊軌亭塞寢兵關候罷柝
臣誠兼家國倍深歡慶

啓囚徒配役事啓

伏以明慎三典寬簡八刑宸鑒每以垂心國誥是焉
攸切臣比時奉勅旨權視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等
處竝啟請四五歲以下輕囚助充使役優令聽獄官
詳其可否侮文之路自此而生將恐玉科重輕全關
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立條制以爲永
準

謝邵陵王禁錮啟

邵陵王綸中大通四年爲揚州刺史侵漁細
民少府丞何智啓聞綸令客戴子高於都巷
刺殺之高祖令圍綸第捕子
高綸匿不出坐免爲庶人

臣綸習近宵人不能改過屢犯明憲三入刑科昔繆

彤掩扉曹儀著論布衣兄弟且相誠勗以臣居長終
慙勸勵仰負慈嚴心顏戰讐

謝勅賚中庸講疏啟

若覩玄圭如觀金版洽日九披流光照灼慶雲五色
垂采氤氳天經地義之宗出忠入孝之道實立教之
關鍵德行之指歸自非千年有聖得奉皇門無以識
九經之倫稟二門之致竊以周發上聖問五行於箕
子宣尼照極訪六僂於萇弘未有懸鏡獨曉仰均神
鑒方知始畫八卦風義有慙正名百物軒轅爲陋

謝勅示苦旱詩啟

伏以九年之水不傷堯政七載之旱無累湯朝歲弘則公田已脩農勤則我庾惟億今者亢陽以來爲日未久將恐督郵不黜失在汝南之守曝背未收無傷河南之尹而載勞興居仰發歌詠無愛珪璧有事山川菲飲食矣加之以撤膳焉中夜不寐加之以申旦焉此唐虞之所闕如軒頊之所不逮

黜一作除

謝賚碧慮碁子屏風啓

臣網啓宣詔王佛慧奉宣勅旨垂賚碧慮碁子屏風二十牀極班馬之巧兼曹史之慮均天台之翠壁雜水華之嘉名使雲母之窻慙其麗色琉璃之扇愧其

含影仰降聖慈曲垂霑逮喜逐恩來驩同鳳舞言因謝盡更類三緘不任銘荷之誠謹奉啓謝以聞謹啓

水華藝文
作水華葉

謝賚扇啓

臣網啓傳詔饒僧明奉宣敕旨垂賚細綾大文畫柳蟬山扇二柄文均柝縷香發海檀肅肅清風卽今象簞非翼依依散彩便覺夏室含霜飲露青蜩應三伏之脩景羣飛黃雀送六月之南風蔽日垂陰薰澤慙采浮涼滌暑蘋末愧吹聖人造物之巧俯萃庸薄王府好玩之恩於茲下被頂戴曲私伏增欣躍謹奉啓

事謝聞謹啓

初學記○羣一作翔

謝勅賚織竹火籠啓

池水始浮庭雪向飛慈澤無涯時錫香被製此簡枝
雕斯早節文華九折用美十鑪

謝勅賚貂坐褥席啓

東瀛美毳不著馬彪之儀北朔文茵豈問張敞所記
陰炭既重寒井猶冰特降殊私溫華曲被雖狐白千
金織成千種李頎漢被揚降曹氈不足以髣髴洪慈
連類聖澤

謝勅賚方諸劍等啓

纔發玉函彫竒溢目始開牙檢麗飾交陳已匹丹霞
之暉乍比青雲之制身文自貴器用惟宜寒暑兼華
左右相照

玉一作紫
牙一作泥

謝勅賚善勝威勝刀啓

芝田錄陶貞白有
二刀名善勝威勝

冰鏢含采彫琰表飾名均素質神號脫光五寶初成
曹丕先荷其一二勝今造愚臣摠被其恩錫韓非之
書未足爲比給博山之筆方此更輕

脫光河圖
書作脫光

謝勅賜玉佩啓

臣綱言王衣表智瑋奉宣勅旨垂賚臣玉佩一具藍
田麗彩槐水鏤文飾以金闕之珠製以魯班之巧故

以裾端照色影外生光恩發內府猥垂露賜臣方温
謝德比振慙聲沐浴深慈欣荷交至不任云云藍一作助

謝勅賚魏國啓獻錦等

山羊之毳東燕之席尚傳登高之文北鄴之錦猶見
胡綾織大秦之草戎布紡玄菟之花

謝勅賚長生米啓

堯禾五尺未足稱珍漢苗九穗方斯非擬如隨瑞鹿
若降神鳥暮律向游獻春方始食乃民天之貴粒有
延齡之名藉此資身因斯養性

謝勅賚益州天門冬啓

逮自星橋見珍玉壘本草稱其輕身延壽實爲上藥
姬晉之重丹桂曹丕之愛落英一蒙恩錫竊幸往代

謝勅賚城邊橘啓

結根壟首垂陰陽漸甘踰石蜜味重金衣暉章縹李
豈止稱於晉世上林芙蓉非獨高於漢日

謝勅賚河南菜啓

海水無波來因九譯周原澤洽味備百羞堯韭未儔
姬歎非喻

謝勅賚大菘啓

吳愧千里之萹蜀慙七菜之賦是知泮宮採菘空

魯詩流火烹葵徒傳幽曲 並藝文類聚

謝勅賚廣州樞等啓 州一作門

淮南承月之杯豈均符彩西國浮雲之椀非謂瓌奇臣南珍靡究未讀奏曹之表方物罕逢不識議郎之

畫 太平御覽○北戶錄載簡文帝為太子上武帝啟云綱啟謹奉紅牋二千番○又云特送四色紙三

萬枚

叙南康簡王薨上東宮啓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武帝第四子為江州

刺史母巖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大通三年薨于任○東宮昭明太子

方當逸足長衢克固蕃屏而峰摧璧毀一朝云及綱兄弟各從王役東守西撫常願陪承甲館同奉畫堂

預得西苑賦文北場旅食豈謂不幸獨隔昭世異林有悲飛鳴斯切伏惟殿下愛睦恩深常棣天篤北海云亾騎傳餘藁東平告盡驛問留書嗚呼此恨復在兹日

湘東王答晉安王叙南康簡王薨書 前啓乃簡文為

晉安王時當亦及湘東故有此答

南康兄器宇冲貴風神英挺魏之中山徒聞遐讓晉之扶風雖號師範用今方昔若吞夢雲及尋陽私疾孝感神明殆不勝喪扶而後起猶冀天道可期豈謂福善虛說且分違易久嘉會難逢綢繆宮闈不過統

書言沛詩 卷之七
綺之歲離羣作鎮動迴星紀之曆志冀雙鸞之集遽
居四鳥之悲松茂柏悅夙昔歡忭芝焚蕙歎今用嗚
咽

謝東宮賜柿啓

尺牘作
元帝

懸霜照采凌冬挺潤甘清玉露味重金液雖復安邑
秋獻靈關晚實無以匹此嘉名方茲擅美

並藝文
類聚

謝東宮賜裘啓

綱啟蒙賚豹裘一領降斯止謗垂茲信服物華雉毳
名高鸞羽綱才慙齊相受白狐之飾德謝漢蕃均黑
貂之賜地捲朔風庭流花雪故以裾生惠氣袖起陽

春荷澤知慙瞻恩興戀不任下情謹啟事謝聞謹啟

初學
記

康司馬帖

知康司馬卓以水淺未時發漢源冬涸理當有訟遄
舟有及具綱答

淳化帖○
米云僞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七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七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八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梁三

元帝

名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為荊州刺史簡文帝被弑即帝位於江陵三年為西魏攻陷害焉廟曰世祖

與劉孝綽書

孝綽為廷尉正攜妾入府被劾免官時世祖為湘東王出鎮荊州與孝綽書孝綽答之○顏之推家訓云梁孝元在荊州有丁覘者洪亭民頗善屬文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

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墳吟詠情性比復希數古人不以委約而能不伎癢且虞卿史遷由斯而作想

言言評語 卷六十八
搗屬之興益當不少洛地紙貴京師名動彼此一時
何其盛也近在道務閒微得點翰雖無紀行之作頗
有懷舊之篇至此已來衆諸屑役小生之詆恐取辱
於廬江遮道之姦慮興謀於從事方且褰帷自厲求
瘼不休筆墨之功曾何暇豫至於心乎愛矣未嘗有
歎思樂惠音清風靡聞譬夫夢想溫玉飢渴明珠雖
愧卞隨猶爲好事新有所製想能示之勿等清慮徒
虛其請無由賞悉遣此代懷數路計行遲還芳札

劉孝綽答湘東王書

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刺舉且擣高麗近雖
預觀尺錦而不覩全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脩未殫
寶笥顧慙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薦二邦
徐珍之奏七邑威懷之道兼而有之當欲使金石流
功耻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達聖心爰自退居素
里却掃窮閑比楊倫之不出譬張摯之杜門昔趙卿
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叙盛衰彼此一時擬非
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爲罪由此而談又何容易
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旣闕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
通渭水之賦無以自同獻笑少酬袞誘且才乖體物
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諾寧貽懼於朱亥顧已反躬

書言淵詒 卷六十一
載懷累息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
逝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樵懷音矧伊人矣並梁

與蕭挹書

澗別清顏忽焉已久未復音息勞望情深暑氣方隆
恒保清善握蘭雲閣解紱龍樓允膺妙選良爲幸甚
想同僚多士方駕連曹雅步南宮容與自玩士衡已
後惟在茲日唯昆與季文藻相暉二陸三張豈獨擅
美比暇日無事時復含毫頗有賦詩別當相簡但衡
巫峻極漢水悠長何時把袂共披心腹

答劉縮求述制旨義書

學山學海未臻其極爲龍爲光或從王事所賴昔經
陝服頗足良書憑几據梧靜供遊目枕中之記卽用
爲枕帷前之秩仍可爲帷對此自娛敬以待命叩而
必應已謝懸鐘汲而無竭復乖井養

與學生書

吾聞斲玉爲器諭乎知道惟山出泉譬乎從學是以
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爲弓爲箕不無以矣抑又聞曰
漢人流麥晉人聚螢安有挾冊讀書不覺風雨以至
朗月章奏不知爝火爲微所以然者良有以夫可久

可大莫過乎學求之於已道在則尊

答齊國餉雙馬書

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求未易滇池水裏
遠訪猶難價疋龍媒聲齊驥子河精曜采似伏波之
鑄銅震象飛文笑東瀛之刻玉加以控斯銀勒利此
金銜鞍揭鏤衢光含兩月繯縈紫縷色麗雙絲方嗤
晉后恒乘鄭國之駟更鄙曹君惟餉蜀王之馬

兩月尺牘

作日月誤

又

於戲馬之爲用遠矣大矣斯所以乾爲瘠馬震爲馬

足有是哉有是哉何則泮渙而馳可以及日躊躇而
蹠可以追風赤菟之騰聲的顛之濟主陳王有勒羈
之說班生有纏絆之談抑聞斯美遠勞此費懷哉懷
哉老生不云乎雖有拱壁以先駟馬良用此道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

並藝文類聚○泮渙尺牘作半汗勒羈作炤羈

賜劉璠書

璠字寶義沛國沛人歸周歷隴右總管府司錄

元帝承制授璠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

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脩無遠
屬望良深

答顏之儀

之儀字子升瑯琊臨沂人入周歷御正中大夫終隋集州刺史

初之儀父協爲元帝湘東王府記室參軍之儀博涉羣書獻神州頌詞致雅贍手勅報之

枚乘二葉俱得游梁應貞兩世竝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

並周書

責鮑泉書

泉字潤岳東海人爲世子方諸郢州長史城陷見殺

泉美鬚髯善舉止元帝承制累遷信州刺史專征長沙久而不尅帝乃數泉二十罪爲書督責之

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涿

南史○繞涿出蜀張

裕傳今本作喙誤

遺周弘直書

弘直見陳

弘直兄弘正爲國子博士及侯景亂京城陷弘直爲衡陽內史元帝在江陵遺弘直書

適有都信賢兄博士平安但京師搢紳無不附逆王克已爲家臣陸緬身充卒伍惟有周生確乎不拔言及西軍潺湲掩淚恒思吾至如望歲焉松柏後凋一人而已

與周弘正書

弘正見陳

王僧辨之討侯景也弘正與弟弘讓自掖迎軍僧辨甚喜即日啟元帝帝手書與弘正及至授黃門侍郎直侍中省

獯醜逆亂寒暑亟離海內相識零落略盡韓非之智不免秦獄劉歆之學猶弊亾新音塵不嗣每以耿灼常欲訪山東而尋子雲問關西而求伯起遇有今信

力附相聞遲比來卸慰其延佇並陳書

與武陵王紀書紀字世詢高祖第八子

紀為都督益州刺史及侯景陷臺城武帝密勅加紀侍中驃騎大將軍大尉承制大寶四年六月紀移告諸州征鎮元帝時為湘東王是年十一月報紀以武帝凶問紀總戎將發益鎮帝使胡智鑑至蜀書止之又別紙云

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鎮之我自當滅賊

別紙

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並南史

又與武陵王書

紀僭號於蜀以承聖二年夏四月次於西陵世祖與紀書仍許其還蜀專制岷方紀不從

命報書如家人禮已而破其將侯叡諸軍並西赴又與紀書紀兵敗遣使江陵論和緝之計元帝拒而不許兵敗見殺○王云元帝猜刻殘忍行若豺狼而以彌文飾之往往如此

皇帝敬問假黃鉞太尉武陵王自九黎侵軼三苗寇
擾天常喪亂獯醜憑陵虔劉象魏黍離王室朕枕戈
東望泣血西浮殞愛子於二方無諸侯之八百身被
屬甲手貫流矢俄而風樹之酷萬恨始纏霜露之悲
百憂繼集扣心飲膽志不圖全直以宗社綴旒鯨鯢
未翦嘗膽待旦龔行天罰獨運四聰坐揮八柄雖復
結壇待將褰帷納士拒赤壁之兵無謀於魯肅燒烏
巢之米不訪於荀攸才智將殫金貝殆竭傷無寸助

險阻備嘗遂得斬長狄於駒門挫蚩尤於楓木怨耻
既雪天下無塵經營四方專資一力方與岳牧同茲
清靜隆暑炎赫第比如何文武具僚當有勞弊今遣
散騎常侍光州刺史鄭安忠指宣往懷

又

紀別字
大智

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
以玆玉體辛苦行陣乃眷西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
陵羯胡叛渙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
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
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

讓棗推梨長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
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

並梁書

與魏書

武陵王紀帥兵東下梁主釋甚懼與魏書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遣尉遲迴自散關伐蜀下之

子糾親也請君討之

李文子
蜀鑑

慶南郊啓

大裘而冕陶匏以質黃鍾既奏雲門斯舞樂諧六變
歌陳九德感天動神式展誠敬

慶東耕啓

書言滌言 卷六十八
伏惟陛下敬授民時造幄籍圃漢之元鳳未足捧羈
晉之太始非堪扶轂但承明侍從卽事未由周南留
滯伏深戀仰

上穀充軍糧啓

臣聞金城千仞必資守粟革車千乘具在饋實願武
車綏旌列飛鴻之行陳奉辭受脤揜摯獸於羆虎賈
逵渠水雖曰難蹤梁習勸農竊知自勉

謝勅賜第啓

竊以漢賜五倫寔云清吏魏寵衛臻用旌庸直未如
靈允輪奐睢陽爽塏北連城闕有似甄侯之舍東望

市鄺榮深豫章之圃昔狼望未平冠軍辭宅馬池猶

隔雍丘讓邸臣慙霍曹遠志但識君命無違再思庸

陋九殞非答

賜初學記作錫圃
作門霍曹作曲霍

謝上畫蒙勅褒賞啓

臣簿領餘暇竊愛丹青雲臺之像終微髣髴宣室之
圖更難議擬成蠅罕術畫馬踈才文非世將恩深晉
帝之賞跡愧景山寵踰魏皇之詔

謝勅賜禱啓

昔漢后錫貂魏君送禱未有玄兔來王黃龍作貢便
覺肅脊非遙挹婁無遠

謝賚車螯蛤蚧啓

車螯味高食部名陳物志蛤蚧聲重前論見珍若士
竝東海波臣西王母藥雀文始化燕羽猶在體潤珠
胎形隨月減

啓東宮薦石門侯啓

切以鳳鳴朝陽必資藍田之寶龍門點額亦俟堂溪
之珍是以紫玉見稱黃金爲貴文傳夢鳥學重靈虵
點漆凝脂事逾衛玠渾金璞玉才疋山濤昔翟湯隱
逸見稱庾亮陳平器局被薦無知以人廢言誠增悚
聳進賢上賞伏待慈照

上東宮古跡啓

師宜八分之巧元常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鵠
曹喜之書莫不惣華桂宮盈滿甲館竊以鸞驚之奇
旣聞之於索靖鷹跖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是以游霧
重雲傳敬禮之法鳥頡魚頰表楊泉之賦頗好六文
多慙三禮尚方大篆旣其牢落柱下方書何曾髮髯
空慕河間之聚書竟徼東平之獻表齊攸尺牘顧已
缺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奇一作勢

謝東宮賚陸探微畫啓

工踰畫馬巧邁圖龍試映玉池卽看魚動還傷金屏

復疑蠅集史遷暫覩懸識留侯之貌漢帝一瞻便見
王嬙之像

謝東宮賜白牙鏤管筆啓

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宮象牙猥蒙霑逮雕鐫精巧
似遼東之仙物圖寫竒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嵇賦
非工王銘未善昔伯喈致贈纔屬友人葛龔所酬上
聞通識豈若遠降鴻慈曲覃庸陋方覺瑠璃無當隨
珠過侈但有羨卜商無因則削徒懷曹植恒願執鞭

謝東宮賜彈碁局啓

繹本慙游藝彌愧拂巾鳳峙鷹揚信難議擬鳥跂星
懸曾何髣髴蓮花未易玉屑不二緣邊之法庶遵細
柳之陣徘徊之勢方希明月之樓子桓有錫聞於邃
古季緒蒙賜卽事可傳

謝東宮賚貂蟬啓

挹婁之毳曲降鴻恩麗水之珍復蒙殊獎東平紫貂
之賜非聞暖額中山黃金之錫豈曰附蟬坐變仲尼
之容增暉允南之貌

謝東宮賚寶枕啓

泰山之藥旣使延齡長生之枕能令益壽黃金可化
豈直劉向之書陽燧含火方得葛洪之說况復重安

言言詩話 卷之八
玳瑁獨勝瑰材方松非匹稱榴未擬

謝東宮賚辟邪子錦白褊等啓

伏承賚白邪子錦白褊等者江波可濯豈籍成都之水登高爲豔取映鳳皇之文至如鮮潔齊紈聲高趙縠色方藍浦光譬靈山試以照花含燭銀之狀將持比月亂合璧之暉

謝東宮賚麈尾錦帔團扇等啓

揚雄口訥本覺談端田蚡貌寢終於麗飾始興之扇方斯非擬鄴中之錦匹此爲輕方願弘此仁風旣動承華之氣服茲懷袖復比文若之香

謝東宮賚花釵啓

白孔六帖作簡文

苒亂九衢花含四照田文之珥慙於寶菜王粲之詠慙此采蓮九宮之璫豈直黃香之賦三珠之釵敢高崔瑗之說況以麗玉澄暉遠過玳瑁之飾精金曜首高踐翡翠之名

爲妾弘夜姝謝東宮賚合心花釵啓

未得投壺先應含笑不因鸞鳳自能歌舞夜姝昔住陽臺雖逢四照曾游灃浦慣識九衢未有仍代爵釵還勝翠羽飾以南金裝茲麗玉脩靡夫人本分章華之裏中山孺子獨荷春官之恩有志當能無期投閣

尺牘竟作
弘夜姝誤

為夏夏玉豐謝東宮賚錦啓

舒將竝石堪來暮雨縈持結纜剩可蕩舟秦川書字
妙能八體鄴縣登高真堪九日宋姬贈馬未足為榮
馮媛乘車方茲非寵

謝東宮賚瓜啓

金榮始薦瓊蕊載珍味奪蔗漿甘踰石蜜

謝東宮賚蒸栗牛啓

色似秘府之書毛類陳王之玉駢角未奇瑩蹄非貴

謝晉安王賜馬啓

繹武媿仲都遂蒙太驪之錫儒謝春卿空頒名馬之
賚故以取方麟友自疋龍媒不待景公婉如齊畫無
勞馬援翻等漢銅豈有滅沒黑龍連翩白馬錢文見
重津名取貴相彼騏驥猶深戀主矧伊伏櫪彌結懷
恩並藝文類聚

答左衛將軍王僧辯

時侯景攻沒京城密詔世祖大都督中外諸軍事

昔文康獻橘十有二子用今方古彼有慙色今景之
克惡既稔凱歌之聲已及嘉瑞遠臻但增歡慰三國典略

遺王僧辯書

僧辯等討侯景軍至巴陵聞郢州陷因留戍之湘東王繹遺僧辯書

言言通言 卷六十一
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丘以逸待勞
無慮不克資治通鑑

答江州刺史王僧辯

大寶二年太宗崩僧辯累表勸卽尊位世祖答讓

孤以不德天降之災枕戈飲膽扣心泣血風樹之酷
萬始不追霜露之哀百憂摠萃甫聞伯升之禍彌切
仲謀之悲若封豕旣殲長虵卽戮方欲追延陵之逸
軌繼子臧之高讓豈資秋亭之壇安事繁陽之石炭
景項籍也蕭棟殷辛也赤泉未賞劉邦尚曰漢王白
旗弗懸周發猶稱太子蜚龍之位孰謂可躋附鳳之
徒旣聞來議羣公卿士其諭孤之志母忽豫章王棟景立爲帝

復答

省示復具一二孤聞天生蒸民而樹之以君所以對
揚天休司牧黔首攝提合雒以前粟陸驪連之外書
契不傳無得稱也自阪泉彰其武功丹陵表其文德
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或歌謠所歸或惟天所相孤遭
家多難大耻未雪國賊則蚩尤弗翦同姓則有扈不
賓臥而思之坐以待旦何以應寶曆何以嗣龍圖庶
一戎旣定罪人斯得祀夏配天方申來議也

又答王僧辯等

大寶二年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尋陽世祖馳檄告四方及僧辯等平侯景傳其首於江

書言漢書
陵又奉表勸卽
尊位世祖答之

省表復具一二羣公卿士億兆夷人咸以皇天降命
歸運所屬用集寶位于予一人文叔金吾之官事均
往願孟德征西之位且符前說今淮海長鯨雖云授
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並梁書

勅報司徒王僧辯

僧辯先下辟書引孔奐為左西曹掾除丹陽
左丞元帝於荊州卽位徵奐及沈炯僧辯累
表請留帝手勅報之其為朝廷所重如此○
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入陳領弘範宮衛
尉炯
見陳

孔沈二士今且借公陳書

別勅王僧辯

承聖三年十月西魏相宇文黑泰遣兵及岳
陽王衆合五萬將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
徵僧辯於建業為大都督荊州刺史
別勅僧辯俄而京城陷沒宮車晏駕

黑泰背盟忽便舉斧國家猛將多在下流荆陝之衆
悉非勁勇公宜率貔虎星夜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懸
也梁書

與王僧辯帛書

西魏兵伐江陵于謹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
絕元帝裂帛為書趣王僧辯入援竟為魏滅

王恣死待公可以至矣資治通鑑

勅杜龕

顏晃字元明瑯邪臨沂人承聖初為中書侍郎龕為吳興太守專好勇力其所部多輕險少年世祖患之乃使晃管其書翰仍勅龕

卿年時尚少習讀未晚顏晃文學之士使相毗佐造次之間必宜諮稟

陳書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八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九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梁四

昭明太子統

字德施武帝長子立爲皇太子中大通三年薨

答晉安王綱書

得五月二十八日疏并詩一首省覽周環慰同促膝
汝本有天才加以愛好無忘所能日見其善首尾裁
淨可爲佳作吟玩反覆欲罷不能相如奏賦孔璋呈
檄曹劉異代並號知音發歎凌雲興言愈病嘗謂過
差未以信然一見來章而樹謖忘痍方證昔談非爲

妄作炎涼始質觸興自高觀物興情更向篇什昔梁
王好士淮南禮賢遠致賓游廣招英俊非唯籍甚當
時故亦傳聲不朽必能虛已自來慕義含毫屬意差
有起予攝養得宜與時無爽耳既責伐有寄居多暇
日箴核墳史漁獵詞林上下數千年間無人致足樂
也知少行游不動亦靜不出戶庭觸地丘壑天游不
能隱山林在目冷泉石鏡一見何必勝於傳聞松
塢杏林知之恐有逾就吾靜然終日披古爲事汎觀
六籍雜玩文史見孝友忠烈之跡覩治亂驕奢之事
足以自慰足以自言人師益友森然在目嘉言誠至

無俟匆求舉而行之念同乎此但清風朗月思我友
于各事藩維未克棠棣興言屆此夢寐增勞善護風
寒以慰懸想指復立此促遲還書某疏

知之句
有誤

答湘東王繹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發函伸紙閱覽無輟
雖事涉烏有義異擬倫而清新卓爾殊爲佳作夫文
典則累野麗則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
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適耳觀汝諸文
殊與意會至於此書彌見其美遠兼邃古傍槩典墳
學以聚益居焉可賞吾少好斯文迄茲無倦譚經之

暇斷務之餘陟龍樓而靜拱掩鶴關而高臥與其飽
食終日寧游思於文林或日因春陽其物韶麗樹花
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熙游籍芳草而
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
秋山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
冬雪千里覩紛霏而興咏密親離則手爲心使昆弟
宴則墨以硯露又愛賢之情與時而篤冀同市駿庶
匪畏龍不追子晉而事似洛濱之游多愧子桓而興
同漳川之賞漾舟玄圃必集應阮之儔徐輪博望亦
招龍淵之侶校覈仁義源本山川旨酒盈壘嘉穀益

俎曜靈旣隱繼之以朗月高春旣夕申之以清夜竝
命連篇在茲彌博又往年因暇搜採英華上下數十
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爲精覈
亦粗足諷覽集乃不工而竝作多麗汝旣須之皆遣
送也某啓

適一作逮槩

一作暨飽

與何胤書

某叩頭叩頭昔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經明漢莊
北面況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途千里眇
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杼軸心往
形留於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受謝清風戒寒想攝

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玄理息翫塵玩泉石激
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樂
可言乎豈與口厭芻豢耳聆絲竹之娛者同年而語
哉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脩日養夕差得從容鑽
閱六經汎濫百氏研尋物理領畧清言旣以自慰且
以自儆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熱疹惛憤多慙過目
釋卷便忘是以蒙求之懷於茲彌軫聊遣典書陳顯
宗申其蘊結想敬缺宜此豈盡意某叩頭受藝文作
在惛憤作
疾憤樂可言
乎有二句

何胤答啓

胤啓函典書陳顯宗至奉八月十二日令旨恩洽庸
陋榮被蓬華開紙披讀伏深慶幸胤性愛山泉情篤
爨鳥而縱鷗未狎入獸相驚兼年齒衰莫荒徑榛梗
旣無語稼之客寧有論書之賓緘默畎畝栖息丘壑
秀木清潭于茲永已伏惟明睿之德誕縱自天忠孝
之規不待因習猶復留神六經降意百氏同仁博古
等物造聞闢承華而延儒雅掃黃闈而引文學嘉美
聿宣無思不勸胤無解頤之談屢蒙獎飾之重匪南
皮之舊貫荷存問之恩私銜慈永極罔知攸寘不任
銘佩屏營之情謹附啓謝謹啓

並昭明
太子集

言淵言 卷之六
與殷鈞書

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歷國子祭酒

鈞為臨川內史母憂去職居喪過禮太子憂之手書誠諭

知比諸德哀頓為過又所進殆無一溢甚以酸耿迴然一身宗莫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俯存禮制饘粥果蔬少加勉彊憂懷既深指故有及并令繆道臻口具

梁書○陳書姚察傳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主遣中書舍人司

馬申宣旨誠諭曰知比哀毀過禮甚用為憂卿迴然一身宗莫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以存禮制憂懷既深故有此及按梁書本姚思廉撰思廉乃察之子不應陳後主所誠諭其父者乃窺入殷鈞傳中此不可曉

殷鈞答書

奉賜手令并繆道臻宣旨伏讀感咽肝心塗地小人無情動不及禮但稟生疴劣假推年歲罪戾所鍾復加橫疾頃者綿微守盡晷漏目亂玄黃心迷哀樂惟救危苦未能以遠理自制薑桂之滋實聞前典不避梁肉復忝今慈臣亦何人降此憂愍謹當循復聖言思自補續如脫申延實由亭造

並梁書

與張纘論張緬書

纘見後

緬字元長范陽方城人歷拜太子洗馬中舍人遷御史中丞侍中卒太子與緬弟纘書

賢兄學業該通莅事明敏雖倚相之讀墳典卻穀之敦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過自列官朝二紀將及義

惟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朝游夕宴何曾不同茲
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不追且年甫強仕方
申才力摧苗落穎彌可傷惋念天倫素睦一旦相失
如何可言言及增哽擘筆無次

貽明山賓令

山賓字孝若平原高僧人僧紹子

山賓遷散騎常侍為青冀二州大中正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贍人後刺史檢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為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并詩

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
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詩曰平仲古稱奇夷

吾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
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逕人將
招三逕士

與殷芸令

山賓歷為國子博士以本官權攝北兗州事及卒太子為舉哀賻錢布與前司徒左長史令殷芸

北兗信至明常侍遂至殞逝聞之傷怛此賢儒術該
通志用稽古溫厚淳和倫雅弘篤授經以來迄今二
紀若其上交不諂造膝忠規非顯外迹得之胸懷者
蓋亦積矣攝官連率行當言歸不謂長往眇成疇日

追憶談緒皆爲悲端往矣如何昔經聯事理當酸愴也

與晉安王令

攝北兖州事明山賓尋陽太守到洽太常卿陸倕新安太守張率並相繼殂歿昭明與王令○到洽字茂公彭城武原人餘並見前

明北兖到長史遂相係凋落傷怛悲惋不能已已去歲陸太常殂歿今茲二賢長謝陸生資忠履貞冰清玉潔文該四始學遍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明公儒學稽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值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莅事介然

無私皆海內之俊又東序之秘寶此之嗟惜更復何論但游處周旋竝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說幸免祇悔實二三子之力也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寶理當惻愴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文筆弘雅亦足嗟惜隨第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傷惋屬有今信乃復及之

並梁書○接近張新安一段復載張率傳尺牘但錄率傳所載

謝勅賚地圖啓

漢氏輿地形茲未擬晉世方丈比此非妙匹之長樂惟畫古賢儔之未央止圖將帥未有洞該八藪混觀

六合域中天外指掌可求地角河源戶庭不出豈問
千秋自識烏桓之地脫逢壯武方著博物之書

藝文類聚

十二月啓

太簇正月

伏以北斗周天送玄英之故節東風拂地啓青陽之
芳辰梅花舒兩歲之衰柏葉汎三允之酒飄飄餘雪
入簫管以成歌皎潔清冰對蟾光而寫鏡敬想足下
神游書帳性縱琴堂談叢發流水之源筆陣引崩雲
之勢昔時文會長思風月之交今日言離永歎參商
之隔但其執鞭賤品耕鑿庸流沈形南畝之間滯迹

東臯之上長懷盛德聊吐愚衷謹憑黃耳之傳佇望
白雲之信

夾鍾二月

伏以節應佳辰時登令月和風拂迥淑氣浮空走野
馬於桃源飛少女于李徑花明麗月允浮竇氏之機
鳥哢芳園韻響王喬之管敬想足下優游泉石放曠
煙霞尋五柳之先生琴尊雅興謁孤松之君子鸞鳳
騰翮成萬世之良規實百年之令範但其蓆戶幽人
蓬門下客三冬勤學慕方朔之雄才萬卷常披習鄭
玄之逸氣旣而風塵頓隔仁智竝乖非無衰侶之憂

書言淵詒 卷之六
誠有離羣之恨謹伸數字用寫寸誠

姑洗三月

伏以景逼徂春時臨變節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音
翔蘂飛林競散佳人之靨魚游碧沼疑呈遠道之書
燕語雕梁狀對幽閨之語鶴帶雲而成蓋遙籠大夫
之松虹跨澗以成橋遠現美人之影對茲節物寧不
依然敬想足下聲馳海內名播雲間持郭璞之毫鸞
詞場月白吞羅含之彩鳳辯囿日新某山北逸人墻
東隱士龍門退水望冠冕以何年鷓路頽風想簪纓
於幾載既違語嘿且阻江湖聊寄八行之書代申千

里之契

中呂四月

節屆朱明晷鍾丹陸依依登蓋俱臨帝女之桑鬱鬱
丹城竝挂陶潛之柳梅風拂戶牖之內麥氣擁官闕
之前敬想足下聲聞九臯詩成七步函蚌胎於學海
卓爾超羣蘊鵲抵于文山儼然孤秀仁其窮途異縣
跂路他鄉非無阮籍之悲誠有楊朱之泣每遇秋風
振響鷄驚子夏之衣夜月流輝鵲繞將軍之樹旣乖
連璧之契終隔斷金之情中心藏之卑誠至矣今因
去鴈聊寄芻蕘如遇回鱗希垂玉翰

蕤賓五月

麥隴移秋桑律漸暮蓮花汎水豔如越女之頤蘋葉
漂風影亂秦臺之鏡炎風以之扇戶暑氣于是盈樓
凍雨洗梅樹之中火雲燒桂林之上敬想足下追涼
竹徑托蔭松間彈伯牙之素琴酌嵇康之綠酒縱橫
流水醕酏頽山實君子之佳游乃王孫之雅事某沈
疴漳浦臥病泉山頓懷劉幹之勞鎮抱相如之酷是
知枯榮莫測生歿難量驗風燭之不停如水泡之易
滅聊伸弊札以代勞人佇覩芳詞希垂愈病

札一作禮誤

林鍾六月

三伏漸終九夏將謝螢蜚腐艸允浮帳裏之書蟬噪
繁柯影入機中之鬢濯枝遷而潦溢芳槿茂而發榮
山土集而流金海水沸而漂爍敬想足下藏形月府
遁跡冰床披莊子之七篇逍遙物外玩老聃之兩卷
恍惚懷中但某白社狂人青緗末學不從州縣之職
聊立松鶴之間時假德以爲鄰或借書而取友三千
年之獨鶴暫逐雞羣九萬里之孤鵬權潛燕侶既非
得意正可忘言諸不具伸應俟面會

月府一作夜月

夷則七月

素商驚辰白藏屆節金風曉振偏傷征客之心玉露

夜凝直泫仙人之掌桂吐花于小山之上梨翻葉于
大谷之中故知節物變衰草木搖落敬想足下時稱
獨步世號無雙萬頃澄波黃叔度之器量千尋聳幹
嵒中散之楷模但某一介庸才三隅頑學懷經問道
不遇披雲負笈尋師罕逢見日俛仰興歎形影自憐
不知龍前不知龍後鸞鵬雖異風月是同幸矣擇交
希垂影拂

鸞一作
鶯誤

南呂八月

一歎分飛三秋限隔遐思盛德將何以伸白雲斷而
音信稀青山暝而江湖遠敬想足下羽儀勝翬領衷

嘉賓傾玉醅于風前弄瓊駒于月下但某登山失路
涉海迷津聞猿嘯而寸寸斷腸聽鳥聲而雙雙下淚
當以黃花咲冷白羽悲秋旣傳蘇子之書更汎陶公
之酌聊因三鳥略叙二難而會取書不能盡述或叨
風念不黜負緘

無射九月

宿昔親朋平生益友不謂窮通有分雲雨將乖旣深
伐木之聲更問采葵之詠屬以重陽變叙節景窮秋
霜抱樹而擁柯風拂林而下葉金堤翠柳帶星采而
均調紫塞蒼鴻追風兂而結陣敬想足下秀標東箭

書言評語 卷之六
價重南金才過吞鳥之聲德邁懷蛟之智但其衡門
賤士甕牖微生既無白馬之談且乏碧雞之辯歎分
飛之有處嗟會向以無期聊伸佈服之言用述併糧
之志

應鍾十月

節屆玄靈鍾應陰律愁雲拂岫帶枯葉以飄空翔氣
浮川映危樓而疊迴胡風起截耳之凍趙日興曝背
之思敬想足下山岳鍾神星辰挺秀潛明晦跡隱於
朝市之間縱法化人不混鄉閭之下某陋巷孤游穿
墻自活終朝息爨若孔子之爲貧竟日停炊如范生
之在職牛衣當被畏見王章犢鼻親操恐逢犬子雖
此慙賤而不羞貧綺服有時此言何述

黃鍾十一月

日往月來灰移火變暫乖語嘿頓隔秦吳既傳蘇李
之書更共范張之志冷風盛而結鼻寒氣切而凝唇
虹入漢而藏形鶴臨橋而送語彤雲垂四面之葉玉
雪開六出之花敬想足下世號冰壺時稱武庫命長
袂而留客施大被以招賢酌醇酒而據切骨之寒温
獸炭而祛透心之冷某攜戈日久荷戟年深揮白刃
而萬定歿生引虹旗而千決成敗還龍劍而却步月